

遵 照 部 頒 課 程 標 準 編 輯

高 級 中 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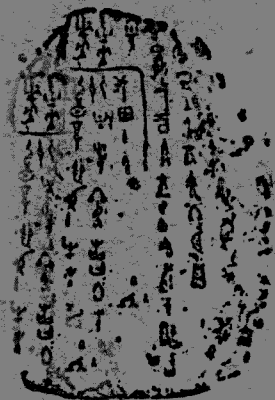
文

《文》
國

第 六 冊

| | | | | | | | |
|---|---|---|---|---|---|---|---|
| 主 | 編 | 者 | 者 | 者 | 者 | 者 | 者 |
| 校 | 閱 | 者 | 者 | 者 | 者 | 者 | 者 |
| 選 | 注 | 者 | 者 | 者 | 者 | 者 | 者 |

汪 葉 穆
 楚 懋 濟
 倉 祖 中 波



(文骨獸土出墟殷)

正 中 書 局 印 行

八 鄭玄·詩譜序 …… 四八

【附二】 范曄·後漢書·鄭玄傳 …… 五二

九 王充·論衡·本性 …… 五六

【附三】 錢穆·晚漢之新思潮(節) …… 六四

一〇 江統·徙戎論 …… 六七

一一 阮籍·詠懷 …… 八一

一二 陶潛·飲酒 …… 八七

【附四甲】 晉書·阮籍傳 …… 九〇

【附四乙】 晉書·陶潛傳 …… 九三

一三 劉勰·文心雕龍·徵聖 …… 九七

【附五】 梁啓超·佛教之初輸入 …… 一〇〇

| | | |
|----|------------------------------|-----|
| 一一 |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 | 一九六 |
| 一二 | 黃宗羲·原君····· | 二〇一 |
| 一三 | 顏元·存學····· | 二〇六 |
| | 【附九】梁啓超·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 二一〇 |
| 一四 | 戴震·原善上····· | 二二四 |
| 一五 |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 | 二三三 |
| 一六 |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 | 二三七 |
| | 【附一〇】梁啓超·清代思潮····· | 二四三 |

一 司馬遷 史記 自序（節）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困○鄒、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

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因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姜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

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題義】

史記太公公自序，全篇可略分三大部。其一，敘司馬氏世系，次敘其父談，次自序傳，司馬氏世爲史官，可謂以史名家。史遷上繼先人之業，下成一家之言，於篇末總錄全書，乃敘其述作之意，蓋所以仰承先志，竟其世業，故兼述其家世與乃父之遺教如此。前冊已節錄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一段，以結束周秦諸子。茲復取史遷自序傳，自比於孔氏之作春秋，以見其創作苦心之所在。兩漢學術爲中國經學昌明時代，一切思想均不出經義範圍，屏棄百家折衷於孔子，遷之史記尤與有力焉。當時學術名家，大抵不外經生，其上者，言經世致用，若賈誼、晁錯、董仲舒、匡衡、劉向、劉歆父子是也。其次者，以詁訓自名，若賈逵、服虔、馬融、何休、鄭玄及兩漢儒林傳中諸經師是也。若求冠絕一代，雄視古今，在學術史上可以獨樹一幟者，唯司馬遷之史記，實爲中國史學界最大之創作。孟子、荀子、孔子之作春秋，以爲「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借前修以勵後世，成一王之法。

待來者，孟子而後，惟董生知之，茲篇亦極力發揮春秋大義，與董生之言相互發明，其表章六經之語，尤極允洽，讀者足以知史公學術淵源之所自矣。

【註釋】

○龍門 禹所鑿河出龍門也。漢屬左馮翊郡夏陽縣。今龍門山，分屬山西河津，陝西韓城兩縣。

○年十歲 遷生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時爲公曆紀元前一四五年。至武帝建元五年己巳，公曆

紀元前一三六年，年十歲。時遷之父司馬談仕太史令，遷隨父居長安茂陵顯武里。○誦古文

古者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漢律，太史試學僮，能誦誦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書法試之，課最著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遷之初學時代，亦當如是。此古文殆以別於當世所行之今文也。時古文經有孔安國古文尙書，左氏春秋等，遷均肄業及之。○禹穴 史記集解引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下有孔穴，民間傳云禹入此穴。○九疑 史記索隱引山海

經云：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相似，故云九疑。九疑亦作九嶷。禹穴，九疑爲舜

禹葬地，史公旁求史跡，故皆窺探之。○鄒嶧 鄒縣嶧山，地近曲阜，當時人多於此習鄉射之禮。

⑧ 邛笮昆明 邛笮昆明，皆漢西南夷部落國。地散在今四川貴州雲南三省。遷以武帝元朔元

鼎間，仕爲郎中。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五郡。遷奉使巴蜀滇中當在是年，或是年以後。⑨ 周南 集解引裴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也。索隱引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

南之地。元封元年，始封泰山，談扈駕至糞氏嵩高間，適病且死，自度不得與從事，故以留滯周南爲

可恨。⑩ 天曆始改 漢興，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顛顛歷，積久，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

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有二歲，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乃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遂以元封七年爲秦初元年。⑪ 諸神受紀

句芒、祝融之屬，四方四時之神，各以其方位受祀也。⑫ 至於麟止 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

麟，始更黃爲金，麟趾，慶路。遷作史記，述事託始黃帝，著錄成於武帝，元封泰初，漢太始征和之際，

經二十餘年，至於麟止者，取春秋絕筆獲麟之意也。

一一 賈誼 論積貯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①至蠶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②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

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③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④衡擊，罷夫羸老，

易子而餒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題義】

此文節自漢書食貨志，原爲賈誼陳政事疏中所云「可謂長太息者六」事之一。班氏節取以入食貨志，故漢書本傳不載。誼在當時爲極擅治術之經生，所陳政事各端，雖不無戰國權謀家之氣質，然如敬大臣，教太子諸端，固粹然儒者之言。茲篇所論，馭民歸農使天下人人自食其力，以積貯爲立國之本，尤不失吾國三代生產政治之本旨。有史所傳吾國三代以前之政治，皆開發生產，指

導生產勞動的政治，而非純爲消費的政治；皆注意分配的政治，而非徒然剝削的政治；譬如周自、后稷、公劉以至太王、王季、文王，莫不勤於稼穡，書稱：「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可知當世王者與其臣民，幾於同一勞動生產，禹之盡力乎溝洫，孔子稱吾無間然，可見其傾服之至。大學有云：「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古之言經濟者，莫不驅民於生產之開發，使物力富足，民用不匱。國家藏富於民，而又上下交勉於節用，不使有游閒，尤不得爲奢侈浪費。迄於春秋戰國之世，諸子亦莫不以足食足兵爲政治之根本主張，農家如荷蓀、丈人、許行輩，更躬親勞作，以力自養，力矯當世遊談之弊。賈生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其言即當世農家之徒，所謂神農之教是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無暇爲培養國本之計，蕭、曹刀筆，絳、灌武夫，又不足以知此。賈生之言，誠建國至計。所云驅民於農，使得自食其力，使民有積貯而後可以給國用，治安之要，完全注重於國民經濟之穩定。非僅剝削民力以供政府之積貯而已。唯「殘」與「賊」爲國家之大患，其語警闢之至，此等見解，與今日之社會經濟學家固無以異也。

【註釋】

①熾悉 熾，細也，密也。悉，詳也，盡也。周官一書，於土地人口之分配，物力生產之統計，國家財賦之支出與收入，均極爲詳盡，可以爲證。②本末 農田水利爲生民之本業，游談坐食與壟斷市易同爲生民之末技。③請賣爵子 歲惡則國家與人民兩無所獲，政府財用不繼則賣爵，人民衣食無方則賣子。④衡擊 衡擊，橫擊也。聚徒橫擊者，謂其不軌於正，嘯聚羣不逞爲劫殺背叛之行也。

三 鼂錯 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人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

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之於廣陸，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一匝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

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

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題義】

史記漢書均以袁盎鼂錯同傳。漢書錯傳載錯以太子家令，上書文帝言兵事，文帝嘉之。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爲當世急務。勸農立本，別載食貨志，已選入本書第二册。茲錄其守邊備塞之一事，並足以見家令經世之學。按中國歷代邊患，皆由於北方游牧民族之入寇，備邊實爲吾人守國之一重大問題。此篇之要旨，在鑒於秦代守邊之失策，與漢興以來邊計之未備，乃倡選常居者，屯田築城，厚利祿，予匹敵，以安其居。行賞贖罪，以鼓其氣，使人民有效死樂生之心，庶可與國同休戚。今日邊患日急，備邊之法亦異，然徙民實邊，實爲不易之法，讀此文可作籌邊捍患者之一助。錯本傳續論募民徙塞下之法，編制整齊，訓練完密，尤妥貼周至，可以合看。

【註釋】

① 胡貉 胡，東胡；貉，卽貊也。東胡與匈奴族屬不同。自中國言之，則凡居北方之匈奴，與東方之東胡，均以胡名之。此胡貉蓋指北方之匈奴而言。

② 能寒能暑 能耐也。言其性或耐寒，或耐暑，均非中國人民所堪。

③ 閭左 閭左，貧賤力役者之所居。閭，里門也。

④ 一算之復 算，計口算錢。復，除也。謂死者既無以恤其家，雖口賦仍不能免。

⑤ 數處 數，密也。數處，密處雜處也。

⑥ 蘭石

渠答 蘭石，可投入石也。置城上以防敵，名曰雷石。渠答，鐵蒺藜也。墨子：城上二步一渠，程立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答廣九尺，袤十二尺。⑤中周虎落 虎落，籬虎也。以竹相遮連爲外藩，所以別居者。初調城邑，千家之聚，不可無防護之具，區別之所，故爲中周虎落以爲空屋之備。

四 董仲舒 限民名田疏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悅從上。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吏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

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義】

仲舒有春秋繁露，其度制篇曰：「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於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賤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今世棄其度制而各從其欲，欲無所窮而俗得自恣，其勢無極，大人病不足於上，而小民羸瘠於下，則富者愈貪利而不肯爲義，貧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難治也。」與此篇限民名田疏，均可以見儒家均平政策之經濟的思想之一般，董子自擊時，觀言之尤爲鑿鑿。然限田之議，自仲舒以下至於何武孔光，皆以格於權貴不行，而武帝之所取於仲舒者，僅罷諸百家，獨尊孔氏之一點，取便於文化統制與思想統制，葉公豈真好龍者哉！

【註釋】

○極愛 極，盡也。盡愛者，言足以畜妻養子，盡其愛敬之道也。

○更卒 人民給役郡縣，一月而更。其給役中都官者是爲正卒，一歲而更。

五 賈讓 治河奏

漢書

治河有上中下策：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洪溺自其宜也。

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

礪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

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

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隲，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顯義】

漢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真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雍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徵吏民能者，莫有應書。惟待詔賈讓爲此奏，深得治要。按漢人治經，以切實用爲主，不但引經斷獄，且治水亦按經義，後人但謂漢儒徒知訓詁，殆謬言也。

【註釋】

- ①雍……竟 雍同壘。竟同境。雍竟均二字本文，壘境則爲後起孳乳字。 ②黎陽 縣名。漢屬魏郡。地在今河南濬縣。其地有故大金隄。 ③內黃 縣名。地在今河南，有澤亦名黃池。 ④白馬 津名。漢置東郡白馬縣。地在今河南滑縣。 ⑤平剛 縣名。地在今河北盧龍縣東北。 ⑥觀 漢有畔觀縣。今曰觀城縣。地在今山東省。 ⑦昭陽 漢志，魏郡無昭陽縣，未詳。 ⑧初元 漢元帝年號。

六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①六卿，齊有^②田、崔、衛，魯有^③季孟，^④當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弑其君剽，季氏^⑤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⑥尹氏筮朝事，濁亂王室，^⑦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⑧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秦昭王舅の穰侯及^⑨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

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灌、甘、鳳、呂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乘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

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

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皂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

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題義】

劉子政以宗室大夫，歷事宣元成三世。自其少壯與蕭望之、周堪等共進，數與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及外戚許史等相忤，身雖被廢，而耿耿孤忠，不忘君國。有極諫災異封事，述上世及春秋以來，祥和乖戾之氣，與人事治亂相應，言甚切至。及以光祿大夫領校中祕書，又著洪範五行傳、陳陰陽之變，以比切外戚王鳳兄弟，然終不能奪王氏之權。殷憂無已，借起昌陵，極陳前世興亡之戒，上雖感其言而未能從。覲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其禍足以危國。又序次列女傳，博采傳記爲新序說苑等，凡數十篇，欲以感悟人主。然政由王氏，災異寢甚。向自以宗親與國同休戚，彼而不肯，孰可言者，故復上極諫外家封事。此文以史事與今事相比，而以災異著休咎之徵，言亦不可謂不

痛切矣。天子歎息傷其意而終無以移積重之勢，自向之歿不十四年而王氏代漢，讀史者未嘗不哀劉氏之自貽伊戚也。漢儒治經術者，每喜言災異，蓋欲以天變可畏，救正人事之失，自董子以來，莫不如是。

【臣釋】

①六卿 智氏、范氏、中行氏、及韓、趙、魏，爲晉之六卿。其後智氏先滅，范、中行氏、韓、趙、魏又共滅智氏，三家遂分晉。

②田崔 田氏、崔氏，皆齊之大夫，先後專政齊國。崔杼弑齊君，在春秋哀公二十五年。田乞弑齊君，在襄公四年。田恆弑齊君，在哀公十四年。

③孫甯 孫林父，甯殖甯喜父子，均衛之權臣。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衛在襄公十四年。甯喜弑其君，在襄公二十六年。

④季孟 魯有三家，孟孫、叔孫、季孫，皆莊公弟公子慶父叔牙季友之後。

⑤八佾 佾，列也。八人爲一佾，八佾則六十四人。以八佾舞，以雍徹，皆僭用王者之禮。雍，樂詩之名。徹，徹饌也。既享而歌詩，以佐徹饌之樂。

⑥尹氏 周大夫尹圉也。春秋魯昭公二十六年，周景王卒，諸子爭立，尹氏奉子朝以攻敬王，王出居於狄泉。

⑦子朝子猛 子朝子猛，均景王子。景王后及太子聖早卒，王愛子朝，欲立之。王崩，子

丐之黨與之爭立。國人立王子猛，子朝攻殺之。晉人攻子朝而立子丐，是爲敬王。○王子克，今春秋經昭二十二年無殺王子克之文，但書「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臯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二十三年，「天王居於狄泉，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疑劉向所見經文云云，爲穀梁異文。○穰侯，穰侯者，秦宣太后異父弟魏冉也。秦昭襄王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爲相，十六年免。封冉以陶爲諸侯。三十二年復相。三十六年取齊剛壽以與冉，四十二年宣太后薨，冉乃出之陶，專秦國柄者凡數十年。○涇陽葉陽君，涇陽君，高陵君，皆秦昭襄王同母弟，公子市，公子悝也。葉陽君一曰華陽君，卽高陵君。涇陽君封宛，葉陽君封鄧，與穰侯封陶，同以宣太后故，爲秦王所寵貴。四十二年宣太后薨，悝出之國，未至而死。○范雎，魏人，爲魏相公子齊所折辱，變姓名曰張祿，走之秦，說秦昭襄王爲客卿，後相秦。○望夷之禍，秦二世三年，沛公屠武關，趙高恐，二世齋望夷宮，欲祠涇，使責讓高，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使樂殘殺二世，立子嬰。○大將軍，元后同母弟鳳，時爲大將軍輔政。○五侯，武帝河平二年封舅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

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⑤燕王董主，蓋長公主，昭帝姊。燕王旦，昭帝

兄。與上官桀父子爲亂，事覺，皆自殺。⑥周皇甫，皇甫，周之卿士，有寵於后，詩人刺之，見詩小雅

十月之交篇。⑦漢武安，武安侯田蚡，景帝后之弟，武帝卽位時始封。⑧平昌樂昌侯，史

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帝卽位求外家，得王夫人母王媪及其二子，無故與武。帝封舅，無故爲平昌侯，

武爲樂昌侯。

七 劉歆 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豆籩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量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

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元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西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三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

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

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
⑤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
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
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
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
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
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
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
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
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

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題義】

歆字子駿，向之少子。河平中受詔與父領校秘書，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乃集羣書，別爲七略。歆父子始皆治易，向尤明習穀梁春秋，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迺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時治左氏學者，惟傳詁訓，歆乃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自以爲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欲與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得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大司空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幸未得禍。

然由是忤當世，爲衆儒所訕。此西漢經今文學派與古文學派交爭之局也。今之主今文者，以爲獻
竄亂古籍，疑爲王莽篡漢之助，其實當時同校祕書非祇劉歆一人，房鳳王臧皆明經術，鳳以穀梁
名家與臧皆右歆，以爲左氏可立，同爲孔光師丹等所竄逐，後數年，歆外遷已歷三郡守，以病免家
居，復起爲安定屬國都尉，迨哀帝崩，莽始輔政，何能先爲莽而右古文乎？此書切責當時儒者挾陰
不容異己之弊甚切著，不可以其人遂廢其言也。

【註釋】

① 籩豆 籩豆均宗廟祭器。籩以竹，豆以木爲之。 ② 孫吳 孫武吳起均爲名將，孫武用於吳，吳
起用於魏。 ③ 挾書是古 始皇從李斯言，令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是古非
今者族。 ④ 叔孫通 始爲秦博士，後降漢佐高祖成帝業。 ⑤ 絳灌 絳侯周勃，灌灌嬰也。二人
皆厚重無文，未知治術。 ⑥ 掌故 漢制有文學掌故，侍從之臣也。 ⑦ 伏生 名勝，濟南人，秦博
士，漢初以通尚書之學著聞。 ⑧ 秦誓後得 武帝末年，有人於壁中得秦誓，或云河間女子所獻。
⑨ 魯恭王 景帝子，名餘，封於魯。 ⑩ 巫蠱 武帝時，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埋木人祭祀以度

厄；會帝病，江充言疾在巫蠱，掘蠱宮中，充與太子據有隙，因言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太子收充斬之，舉兵反，尋兵敗自殺。

○三事

謂逸禮古文尙書左氏春秋也。

○桓公貫公庸生

桓公疑

卽桓生，以習禮爲禮官大夫，貫公從賈誼受左傳訓故，庸生名譚，通古文尙書。

○辟雍封禪巡狩

辟雍，天子之學，封禪，古代祭天地之禮，巡狩，天子巡行諸侯所守之國也。

○歐陽

歐陽生，字

和伯，伏生之弟子。

○施孟

施雠孟喜，均田王孫弟子。

○梁邱

名賀，從京房受易。

○大小

夏侯 大夏侯名勝，小夏侯名建。

○文武之道五句

語出論語。

【附一甲】

班固 前漢書 儒林傳序贊

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

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屢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適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敍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至獲麟而止。晝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仲尼既歿，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旣黜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猶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

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毆適戍

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尙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尙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嘗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

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弘爲舉官，悼道之鬱滯，迺請白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

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絲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體，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所屬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下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還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更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

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詩有齊魯韓三家，）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附一乙】

范曄 後漢書 儒林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探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氏、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

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公羊）嚴、顏、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使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佚，博存衆家。

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

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鞠爲園蔬，牧兒竄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都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傳。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

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琊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瑯琊王橫，爲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鄧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

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由是古文學尚書遂顯於世。

前書魯人中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爲毛詩，未得立。中興後，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今傳於世。鄭衆賈逵亦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俱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爲春秋嚴氏學，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又瑕丘江公傳殺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爲春秋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尙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舉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

八 鄭玄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①上皇之世。②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④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⑤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⑥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⑦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⑧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⑨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烹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此不遵賢，自量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漑，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題義】

鄭氏六藝論其論詩云：「詩者，紘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樸略尙質，而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姦僞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于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此「誦其詩不可以不知其世」之所由也。鄭爲詩譜，就風雅頌之三體，略先後其次序，別爲周南召南譜一，邶鄘衛譜二，檜鄭譜三，齊譜四，魏譜唐譜五六，秦譜七，陳譜八，曹譜九，豳譜十，王譜十一，小雅大雅譜十二，周頌譜十三，魯頌譜十四，商頌譜十五。各敘述其區域世次政教興衰之所自，然後譜爲世表，依其世次，分系三百五篇，綱舉而目張，誠治詩者之津梁也。茲篇特其總序，其十五譜序，並見正義徵引，譜表遺佚，則宋歐陽修爲之校補復完，今存鄭氏佚書中。

【註釋】

①上皇 詩正義「上皇謂伏羲。三皇之最先者，故稱上皇。」 ②大庭 神農別號大庭氏。

詩言志四句 在今舜典中。 ③自「何者」至「爲戒者著明」一段 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刺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

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
⑤阻飢三句 阻飢，止飢也，亦作祖飢，祖，始也。乃粒，乃粒食也。自傳於此名者，言史籍

相傳，人民免於飢餓，自后稷教民農作粒食始爲人所稱頌。
⑥公劉 后稷曾孫，當夏時，爲諸侯，

詩有駕公劉，且大雅，周之中葉令主也。
⑦明民共財 正義云：禮記祭法，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

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產。此處借用其義，謂后稷公劉以來，周家

世修農業以裕民生，蓋生產富庶而後文化振興，故曰明民勤於畎畝則產業豐殖，而後財用不匱，

故曰共財。共與供給需要之供同意。
⑧克堪顧天 言克荷先業，堪受天之眷顧也。
⑨本之由

此 此解周之盛德大業備見於詩之風雅。
⑩懿王始受譴烹齊哀公 按齊世家，周烹哀公而

立其弟靖爲閔公，鄭氏以爲常懿王時，或以爲夷王。正義據周本紀以申鄭說。此言變風中之齊風

也。
⑪夷身失禮之後，鄭不尊賢 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爲衛

侯。」此言變風中之衛風也。
⑫十月之交二句 十月之交，民勞，板蕩，皆詩篇名，見小雅。
⑬故

孔子錄懿王三句 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於魯宣公十年爲

其臣夏徵舒所殺，變風齊郡爲先，陳王最後，變雅則處其間，鄭玄舉其終始言之。

【附二】

范曄 後漢書 鄭玄傳（節）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玄少爲鄉齋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

等四十餘人均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隨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曜，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

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閻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吾爾兢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勸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舉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絨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

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癡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皆受業者，纒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五經異義、駁許慎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九 王充 論衡 本性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爭奪〕，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

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曰：世頌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

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器物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二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

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

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諫絲，染之藍

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泆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

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亦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勵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

貪者能言廉，以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內莊蹻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

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形出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

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士，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與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詼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

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題義】

昔孔門立教，「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而聞。蓋夫子教人，祇是踐履篤實，躬行寡過。論語中記錄孔子之言性者，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兩則，可知中人以上，無不可以爲善者。「學而時習」，「擇善而從」，爲學之功，端資乎是。自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世碩之徒，迄於管子、孟子、荀子論性之言，皆各有所倚。王充比論諸家，復參以當世陸賈、董仲舒、劉向、揚雄諸人之說，而折衷於孔子，推原性本，以爲才有高下，性有善惡，各緣所生，斯爲得實。雖無創見，而綜貫爲長，讀是一篇，無異博覽衆家，可取也。仲任持論，力爲平易淺近，適所以針對當世識緯家喜造詭論，好祖述前漢陰陽五行諸妖妄之見而言。所著論衡，端以闢虛紕妄，祛俗去惑，其在當時，適爲一時代思潮之所反應。常謂「虛實之分定，而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故有書虛、變虛、異虛、感虛、福虛、禍虛、雷虛、龍虛、道虛諸篇，以斥天人感應之說，又有語增、

增、藝增、問、孔、刺、孟、非、韓諸篇，以見昔人傳說之不盡可信。物勢一首，破除五行生剋之說，尤切，均可參看。

【註釋】

①王充 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生光武建武三年。少入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家貧無書，日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百家。著有論衡八十五篇，今傳於世。後漢蔡邕、孔融等均深服其學。爲魏晉新思潮之所自始。

②世碩 戰國初陳人，七十子之弟子。著書二十一篇，見漢書藝文志。

③宓子賤 名不齊，春秋魯人。孔子弟子。嘗宰單父，鳴琴而治。著書十六篇，見漢書藝文志。

④漆雕開 開字子若，春秋魯人。少孔子十一歲。論語：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韓非顯學，儒家有漆雕氏之儒。漢書藝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⑤公孫尼子 亦七十子弟子。漢書藝文志公孫尼子著書二十八篇。⑥孟子 孟子作性善。孟子七篇無以性善名者，此當言孟子道性善。

⑦陸賈 漢初楚人以客從高祖平定天下，有口辨，嘗稱道詩書，著有陸賈新語。⑧莊蹻 戰國楚人，爲楚莊王之後裔，嘗爲楚將，威王使略巴及黔中，遂自王其地。⑨鄆文茂記 鄆同豐，豐茂

同意，言其盛也。文記者，篇次爲文，札錄爲記，此賅舉史冊載記言之。◎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工辭賦，又著有太玄、法言等書。

【附三】

錢穆 晚漢之新思潮

自漢武置五經博士，利祿之途，人所競趨，至於東漢，而經學遂臻全盛，然物極則反，事窮則變，於是有人抱革新之思想，出其獨見，以與習俗時風相抗衡，而開思潮之新向者，則會稽王充其人也。秦漢儒說經，其功力所注，厥有兩途，一曰「識緯」，一曰「傳注」，識緯雜於方士，傳注限於師法，二者皆利祿之所致也。識緯雖有不同，然皆原於陰陽，爲漢儒本色，及王莽託言符命，光武信重圖讖，而此風益甚。傳注解說之勤，亦動輒數十萬言，劉歆所謂「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者，蓋先漢已然，而後漢爲尤甚也。故漢儒之學，用力雖勤，而溺於迷信，拘於尊古，至其末流，弊益彰著。

王充則對此潮流而下銳利之宣戰書者也。其著述傳後者爲論衡，其自述著作之意，則在批評世俗傳說，以期符於真實，其對於當時傳統思想，爲有力之攻擊者凡四：

(一) 爲反對天人相應陰陽災變之說，

(二) 爲反對聖人先知與神同類之說，

自今觀之，聖賢同類，與神異實之論，若爲極平常之見地，而在當時，「今文」博士災異讖緯之學，方瀾漫於一世，莫不尊孔子若神明，謂其一切前知，務造爲荒誕之說，以媚漢而自重，愚者信之，黠者喜之，喜之切而亦不禁其信之篤，則欺人者所以自欺，而孔子遂爲教主，諸書遂爲經典，讖緯遂爲符命，則王充之論，亦誠不可以已也。

(一) 爲反對尊古卑今之論，

(二) 爲反對專經章句之學，

以尊古卑今之見，守專經章句之業者，此則漢儒之通病，爲習「今古文」學者所同然也。上舉四點，誠爲漢儒短處，王充能得其癥結，施以批導，於是視聽一新，風尚不變，雖亦運會所趨，不盡學者著述之功，而所謂鴻儒之篇章，其勢力要不可輕視也。此外對於儒書儒說，世俗迷信，一切虛

妄，均加辯詰，而其轉移三百年學術思想，開後來之新局者，則在退孔孟而進黃老，輕聞見而重心知，其影響於當時之學術界者甚大。王符著潛夫論，仲長統著昌言，崔實著政論，劉劭著人物志，應劭著風俗通義，皆「指評時短，討論物情」，棄章句而慕「超奇」，有王氏之風焉。外如蔡邕、王朗、孔融、王粲、曹植、阮籍，其人言論行事，皆足以鼓盪一世，爲人心所歸仰，而莫不捨兩漢之舊風，慕王氏之新趨。則其魔力之大，爲如何矣。然考其所論，指摘儒生，評彈世俗，誠已卓越，而開示大道，標揭正義，所以勸民定俗，以覺世之迷罔而達之於天德者，則王氏猶非其任。其議論之所至，每多缺憾，而尤以絕端之「命定論」爲甚。蓋墨家「非命」，所以戒人之惰，儒家「知命」，所以勸人之勤，兩家立說，皆本人事，王充則「從道不隨事，合黃老之義」，一守「自然」而主命定，其初特以破公羊天人感應之說，而矯枉過正，使人爽然失其用力之意，循至於典午清談，視亡國若無事，亦未始非王氏之論有以助成之也。至其重心知，蔑耳目，尙思辨，略證驗，惟求理論之一貫，不問事實之效應，故雖深疾虛妄，冀悟迷惑，而後人之受其影響者，轉在彼而不在此，則亦非王氏之初願所及也。

一〇 江統 徙戎論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一）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二）鬼方，有周文王而患（三）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四）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

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繪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加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

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一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與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怵，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并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

者富之，已受其弊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烏鹵，鄭國白渠，灌浸相濟，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抗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井柝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地，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卽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遠中國，隔闔山河，雖爲寇

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謀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洊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

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來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借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

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覲、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願其微弱，

勢力不成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

【題義】

晉初，罷州郡兵，地方微弱，關隴之地，氐羌雜處，時相構煽，恣爲寇虐。惠帝永熙六年，秦雍氏羌悉叛，推氏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將軍周處等死焉。其後左積弩將軍孟觀始討平之。江統時爲山陰令，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漸，乃作此論以警當世，時莫能用。其後十餘年而有劉淵石勒之禍。篇中詳述漢魏以來移植邊氓，未能使之服從王化，乃長養豺狼，置之閭闔，言極警切，行文律度，頗近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雖無其開關動盪之妙，而沈著詳贍，似又過之。錄之，不特以著一代興亡盛衰得失之迹，而兩漢經營西北得失，以及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接壤二百九十年之禍，亦可於此窺之也。

【註釋】

○江統 字應元，晉陳留圉人也。父祚爲南安太守，統性靜默，少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嶷然稱言江應元。」賈后廢太子，統時爲太子洗馬，與宮臣等冒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涕，以此獲罪下獄，後爲博士，尙書郎，遷廷尉正，永嘉之亂，避居成皋，以病卒。

○九服 周禮職方氏，王畿千里之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以次曰采服，衛服，蠻服，鎮服，藩服，是爲九服。

○鬼方 易未濟，「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之。」詩「覃及鬼方。」鬼方一曰鬼戎，王國維觀堂集林有鬼方考，謂春秋隗姓之狄卽其裔也。

○昆夷獫狁 皆中國西北方之戎狄。黃帝伐薰育，一曰獯鬻，周初太王遷岐，周以避其逼，王季乃克之，卽昆夷也。昆夷一曰混夷。周中世則名之曰獫狁。詩作獫狁。

○九譯 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朝，此云九譯，以王會所載四方夷狄攢考之，侏儻格磔，當不止重譯而已。或云九譯一如九有，九十言其概也。

○申繒之禍 周幽王寵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怒，乃與繒人及西夷犬戎共攻幽王，殺之於驪山下，西周遂亡。

○姜戎 周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姜戎，西戎之別種，四嶽之後也。

○義渠大荔 義渠，戎名，居今甘肅慶陽涇州之地，秦滅之，置縣。故城在今甘肅

寧縣西北。大荔戎在今陝西同州，亦爲秦所滅。今陝西有大荔縣。允陸渾陰戎，西戎之居瓜州者，曰允姓之戎。秦晉遷之於中國，依陸渾山而居，曰陸渾之戎。地在今河南嵩縣，又名曰陰戎。又曰九州戎。又曰小戎。世役於晉，亦曰姜戎。曾敗秦師於殽者，後爲晉滅。鄭瞞，長狄名，晉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是也。或云僑如爲鄭瞞之君，古防風氏之後，守封隅之山，是其地去中國絕遠，殆未可信。○北伐山戎，山戎亦曰北戎，又曰無終。春秋隱九年侵鄭，桓六年伐齊，並見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其後因魏莊子以和於晉。○楚吞蠻氏，蠻氏亦戎之別種，居汝州西南。其在茅津者，亦曰茅戎。曾敗王師，又與陸渾從晉侵宋。昭公十六年，楚誘戎蠻子嘉殺之，遂益北侵。蠻氏潰，蠻子赤奔晉，晉人執之以與楚，遂滅蠻氏。事在哀公四年。○晉剪陸渾，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以其貳於楚也。○永初數句，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爲寇掠。帝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尙討之。二年，種羌敗騭於冀西，先零敗尙於平襄，騭徵還京師，留任尙屯隴右，先零羌滇零遂自稱天子於北地，進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輿尸，易一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言戰敗則輿尸而歸者多。①朱寵數句。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聞風驚潰，乃使北軍中侯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凡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戰守意，多徙郡縣以避之。②任尙馬賢。安帝元初四年冬，護羌校尉任尙，使客刺殺叛羌零昌（滇零之子）會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於富平，大破之，別部虔人羌率種降，隴右平。自永初元年至此，凡經十年。馬賢後以征西將軍爲東羌先零等所覆沒。③段熲。熲字季明，武威姑臧人。延熹二年爲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反，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大破之。明年，羌復來犯，熲與大戰，晝夜進攻，割肉食，零者四十餘日，於是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凡二千餘里。④魏武討叛氐。初平十八年，馬超在漢陽，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等叛，應超，屯興國，魏武使夏侯淵討之。淵字妙才，十九年與戰，大破之，遂屠興國。夏，進攻枹罕，平涼州。二十年討張魯，兵出河池，又屠氐王寶茂等萬餘人，事見魏志武帝紀及夏侯淵傳。⑤鄭國白渠。韓忌秦東伐，欲罷之，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注填關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⑥居封城之內。

數句。段熲傳云：「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之居金城，照常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遠識之士深以爲憂。」又云：「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此自後漢以來，卽已逼處，故爲禍無窮。自先零罕开析支，羌之部屬甚雜，有先零羌，有罕羌，有开羌，所居地皆在金城以南。漢書地理志：天水郡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曾處之此地，因以爲名。其後遂統稱罕开析支，亦曰賜支，西戎之一種，見禹貢。◎充國子明，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前漢名將，討擊諸羌甚有威信。辛慶忌，字子真，亦以破羌有功，與充國同傳。此言子明，當指段熲。熲擊西羌斬首二萬六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又擊東羌九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等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爲東漢破羌第一名將。◎離邊，未鳩。「離邊」猶云「離析」，邊，遠也。鳩，聚也。安也。◎國內五裂。呼韓邪單于者，匈奴虛閭權渠單于之子稽侯徭也。虛閭權渠死，右賢王自立爲握衍胸鞬單于，稽侯徭既不得立，乃亡歸烏禪幕，左地貴人共立之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胸鞬。兵敗，握衍胸鞬自殺。是歲，神爵四年也。時匈奴

右賢王等又立日逐王爲屠耆單于，東襲呼韓邪。呼揭王又自立爲呼揭單于，古奧鞬王自立爲車黎單于，烏藉都尉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後并合爲郅支與呼韓邪兩部。○南單于來降建武中，匈奴復分爲南北兩部，南單于襲其祖之號爲呼韓邪，款塞求附，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初立南單于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後詔許入居雲中，又徙居西河美稷。於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緣邊八郡，均有匈奴屯部。○何熙梁覲安帝永初三年，南單于入朝，以關東水潦，人民飢餓，遂起兵反，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冬，帝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又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與遼東太守耿夔共擊破之。梁覲當作梁懂。○中平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平四年，漁陽人張純反，率鮮卑寇邊，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各部震恐，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羌渠單于，羌渠子右賢王於扶羅立。部衆不服，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 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與白波賊連兵寇河內諸郡，於扶羅乃止河東。於扶羅卽前趙劉淵之祖。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去卑誘質呼廚泉 呼廚泉以兄被逐，不得歸國，又數爲鮮卑所鈔掠。建安初，

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韓暹等奉迎天子，及車駕遷許都，乃得歸河東平陽。建安廿一年，呼廚泉來朝，曹操留之於鄴，遣右賢王去卑往監其國，分其衆爲五部。於扶羅子左賢王豹爲左部帥，豹卽劉淵之父也。③咸熙 咸熙，魏末帝年號，時司馬昭爲晉王，次年司馬炎受魏禪，改元泰始。④劉猛內叛 泰始七年，匈奴帥劉猛叛出塞，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匈奴，劉猛屢破之，其下李恪殺猛而降。⑤郝散之變 惠帝永平四年，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八月散率衆降，馮翊都尉殺之。⑥伐其叛者 魏齊王芳正始七年，毋丘儉以高句驪數侵叛，乃督諸軍討之。王宮軍敗破走，儉遂登丸都，居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數年復追宮過沃沮，千有餘里，至肅慎南，諸所誅納八千餘口。

一一一 阮籍 詠懷 節錄十七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護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兩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

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臯蘭，凝霜沾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⑤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⑥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⑦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畝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鶉鴉發哀音。素質遊商聲，悽愴傷我心。昔年十四五，志尙好書詩。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今自嗤。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鵝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

馳徘徊空堂上，怛怛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灼灼西階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馬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淇淇長江水，上有楓樹林。臯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題義】

阮步兵詠懷詩八十二首，昭明文選載十七首，沈歸愚謂其反復零亂，與寄無端，和愉哀怨，雜集其中。蓋身逢亂世，感慨萬端，託為微言隱諷，以自寫其憂生之趣而已。讀者可參考晉書本傳。

【註釋】

○交甫 列仙傳：「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韓詩外傳：「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皋臺。」

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迷下蔡 登徒子好色賦：「臣東家之女，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齊沐 詩：「豈無齊沐，誰適為容。」又「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並見王風伯也執父章。

○成蹊 漢書李廣傳讚：「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去上西山趾 西山，夷齊所居，言欲從之以避世禍。

○安陵與龍陽 楚恭王嬖臣，見說苑。

○李公……蘇子…… 李公，李斯也。斯被執，願其子曰：「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蘇子，蘇秦也。

沈約曰：「河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故去佩六國相印也。」

○趙李 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

阮籍 詠懷

好舞，幸於二帝。」
③三河 謂河東河內河南三郡，漢之名邑也。
④東陵瓜 史記：「邵平者，

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俗謂之『東陵瓜』。」
⑤青門 漢書：「霸

城門，民間所謂青門也。」
⑥顏闔 顏回，閔子騫也。皆孔子弟子。
⑦羨門 史記：「始皇使燕

人盧生求羨門。」
⑧章昭註：「古仙人也。」
⑨周周 韓子曰：「烏有周周者，首重而屈尾，將

欲飲於河，則必顛，乃含羽而飲之。」
⑩蠶 蠶即耶耶，見爾雅。
⑪北里奇舞 史記：「紂使師涓作新

聲北里之舞。」
⑫王子喬 古仙人名，亦曰王喬。楚詞：「譬若王喬之乘雲兮……」
⑬鄧林

山海經：「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爲鄧林。」
⑭三楚 漢書孟康註：「舊名江陵爲南

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⑮朝雲 高唐賦：「妾且爲朝雲。」
⑯黃雀 戰國策：「莊辛諫

楚王曰：『鄧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與人無爭，不知夫公子

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爲的，晝遊茂樹，夕調酸醢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南遊高陵、

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

不知夫子發受命於宣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之事其小者也……」

二二 陶潛 飲酒二十首

節錄六首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道喪向千載，

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飲，

但願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

豈不在一生？

一生復能幾，

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內，

持此欲何成？

(其三)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辯已忘言。

(其五)

秋菊有佳色，

裊露掇其英。

況此忘憂物，

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

杯盡壺自傾。

日入羣動息，

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

聊復得此生。

(其七)

清晨聞叩門，

倒裳往自開。

問子爲誰與？

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

疑我與時乖。

「縵縷茅簷下，

未足爲高栖。

一世皆尙同，

願君汨其泥。」

深感父老言，

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

違己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

吾駕不可回。

(其九)

顏生稱爲仁，

榮公言有道，

屢空不獲年，

長飢至於老。

雖留身後名，

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

稱心固爲好。

客養千金軀，

臨化消其寶。

裸葬何必惡？

人當解意表。

(其十一)

故人賞我趣，

挈壺相與至，

班荆坐松下，

數斟已復醉。

父老雜亂言，

觴酌失行次。

不覺知有我，

安知物爲貴？

悠悠迷所留，

酒中有深味。

(其十四)

【題後】

靖節生當季世，自以晉室公卿之後，沈於下僚，不足以扶掖王室，拯斯民於水火，屈身喪志，非所樂安，故頽然自放於草野之間，樂與田夫野老相周旋。飲酒二十章，於掩抑之中，時時顯示其匹夫不可奪志之概。本傳謂「不爲五斗米折腰」，豈真爲束帶見區區一督郵，羞與鄉里小兒爭一日之高下哉！無亦託詞自解而已。此蓋與登廣武原而歎「時無英雄，遂令豎子成名」者，有同一隱痛在也。讀「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可與「箕子麥秀之歌」，孔子龜山之操，有同慨焉。銅駝荆棘之感，所謂曠世而有同然者矣。

【附四甲】

晉書 阮籍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舍一之德，據上之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聞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舞；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章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臬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爲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

及曹爽輔政，召爲參軍，籍因以病辭，屏於田里，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爲太傅，命籍爲從事中郎。及帝崩，復爲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卽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

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文帝初欲爲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及文帝輔政，籍常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卽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恆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爲時所重。

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臠，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嘯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

籍又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壇沽酒。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

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

籍能屬文，初不留意。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敍無爲之貴，文多不錄。

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襜，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可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爲太子庶子。

【附四乙】

晉書 陶潛傳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類脫不羈，任真自

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短褐穿結，箠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

在縣，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兒。」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

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暮，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有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一頃之微，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邀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常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見，遂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

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轡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贖。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膾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懼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

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一一三 劉勰 文心雕龍

徵聖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襲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

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

以達旨也。④邠詩聯章以積句，⑤儒行緝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昭晰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⑥四象精義以曲隱，⑦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⑧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題義】

齊梁之世，劉彥和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評論古今文章體例及其製作，而一本於徵聖宗經，此爲吾國有「文學論評」之始。前如曹丕論，抑揚時人，陸機文賦，描摹構造，皆零篇短簡，不成著作。茲節錄一首以見六朝辭華之勝。五胡之亂，印度文化，益山西域東來，當時南北俱有高僧，如鳩摩羅什，達摩之流，演繹經論，歆動人主，朝士大夫，靡然風尚。高士如陶潛，文學如謝靈運之徒，亦皆往復沙門，耽於禪悅。劉繇孤貧，畜於僧祐，因博通經藏，明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繇製文，又奉敕與慧震沙門，同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焚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自吾國歷史觀之，此一時代，尙爲吸收印度文化之初期，然其浸漬之功，已自不小。隋唐以降，宗派愈繁，經論愈富，涵濡孕育，遂啓宋明理學宗傳。此又研究吾國學術思想變遷者，不可不知之史實也。附梁任公「佛教之初輸入」一篇，可以合看。

【注釋】

○文辭爲功。左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晉人問陳之罪，子產對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爲伯，鄭人陳，非文辭不爲功慎哉！

○多文舉禮。左傳，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盂折俎，禮也。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注：舉，謂記錄之也。①舉輕包重 如舉總不祭，則重於總之服，其不祭不言可知。舉小功不稅，則重於小功者，其稅可知。皆語約而義該也。②邠詩 詩傳：周成王立，年幼，不能蒞阼，周公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以戒，謂之豳風。③儒行 禮記：儒行篇，哀公問曰：敢問儒行？孔子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④象夫 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⑤象離 易「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項安世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又爲明。⑥四象 易繫辭：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子本義：四象謂陰、陽、老、少。⑦五例 見杜預左氏傳序注。⑧稚圭 漢書：匡衡，字稚圭，成帝卽位，上疏勸經學。⑨顏闔 莊子：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夫何足以上民。」

【附五】

梁啟超 佛教之初輸入

外來之佛教，曷爲而能輸入中國，且爲中國所大歡迎耶？輸入以後，曷爲能自成中國的佛教耶？此答案非求根柢於歷史焉不可也。

今吾所首欲討論者，第一爲佛教最初輸入年代之問題；第二爲最初輸入地之問題。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此二語殆成爲二千年來公認之史實。吾人心目中，總以爲後漢一代，佛教已粲然可觀。乃參稽考證，而殊覺其不然。後漢書西域傳論云：「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塞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據此足證兩漢時人，鮮知有佛。官書地志，一無所載。學者立言，絕未稱引。王充者，後漢學者中學識最賅博而最富於批評精神之人也。其所著論衡，對於當時社會流行之思想，無一不加以批判矯正。獨於佛教，未嘗一字論列。此卽當時此教未行一有力之反證。故語佛教之初紀元，自當以漢末桓靈以後爲斷，但前此史蹟，於此間消息，固亦有可窺一二者。

其一朱士行經錄稱「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賣佛經來咸陽，始皇投之於獄。」

此經錄本不甚可信；此種斷片且傳疑的史實，似無徵引之價值。但最當注意者，秦始皇實與

阿育王同時。阿育派遣宣教師二百五十六人於各地，其派在亞洲者，北至俄屬土耳其斯坦，南至緬甸，俱有確證。且當時中印海路交通似已開，然則阿育王所遣高僧，或有至中國者，其事非不可能。但藉曰有之，然既與當時被坑之儒同一命運，則可謂與我思想界沒交涉也。

其二：魚豢魏略西戎傳云：「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此事在歷史上雖爲孤證，然其時大月氏王丘就卻，正征服屬賓，而屬賓實當時佛教極盛之地。則月氏使臣對於佛教有信仰，而我青年學子之懷抱新思想者，從而問業，亦意中事。但既無著述，亦無傳授，則影響固不及於思想界耳。

其三：後漢書楚王英傳云：「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奉送縑帛贖愆……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常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此爲正史中最古最真之佛教掌故。中國人信仰佛教，見於載籍者，自當以英爲首。然以帝子之尊而服其教，則在社會中先已植有相當之根柢可知。故教義輸入，不得不溯源於西漢之季。

也。

其四：後漢書襄楷傳載桓帝延熹七年，楷上疏云：「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語見諸奏牘，必爲事實無疑，帝王奉佛，蓋自此始。此蓋在永平百年後矣。

漢明之永平求法說，大略謂明帝感夢金人，遣使西域，覓還經像，創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經，卽當時所譯；魏晉後之洛陽白馬寺，卽當時所建。甚者演爲釋道兩教競技劇譚，謂佛教緣此盛弘京邑。雖然，試稍用嚴正的史識一繩之，則茲事乃支離不可究詰。蓋當時西域交通正中絕，使節往返，爲事實上所不可能，卽茲一端，則此段史蹟，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根據之四十二章經，察其文體，案諸經錄，皆可斷爲兩晉間人作，絕非漢時所有。至於各書關於茲事所記載，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歷之地，所作之事，無一從同，而矛盾罅漏，隨處發現。故以吾之武斷，直謂漢明求法事，全屬虛構。其源蓋起於晉後釋道鬭爭；道家捏造謠言，欲證成佛教之晚出。釋家旋采彼說，展轉附會，謀張吾軍。而造皆鄉曲不學之人，盲盲相引，其先後塗附之跡，歷然可尋。治佛學史者，須先將此段僞掌故根本祓除，庶以察思想進展之跡，不致歧謬也。

今當研究佛教初輸入地之問題——向來史家爲漢明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於北，謂自康僧會入吳，乃爲江南有佛教之始。其北方輸入所取途，則西域陸路也。以漢代與月支鬩竇交通之跡考之，吾固不敢謂此方面之灌輸，絕無影響。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而由海；其最初根據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漢武帝刻意欲從蜀滇通印度，卒歸失敗，然不久實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蓋漢代黃支，卽大唐西域記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補羅國（Kanchipurā）時以廣東之徐聞合浦爲海行起點，以彼土之已程不爲終點，賈船轉相送致，自爾以來，天竺大秦貢獻，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證明兩漢時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與南方佛教之關係，蓋可思也。

楚王英奉佛，固屬個人信仰，然其受地方思想之薰染，蓋有不可誣者。我國南北思想兩系統，在先秦本極著明，北方孔墨之徒，雖陳義有異同，然其重現世貴實行則一。南方自楚先君鬻熊，相傳已有遺書，爲後世道家所祖。老莊籍貫，以當時論，固南人也。其治學則尚談玄，其論道則慕出世。戰國末大文學家屈原，其思想之表現於遠遊諸篇者，亦與老莊極相近。蓋江淮間學風與中原對峙，由來久矣。西漢初淮南王安，受封故楚，與其地學者蘇飛李尚輩講論，成淮南鴻烈解傳於今，集

道家言之大成焉。然則在全國各地方各民族中，惟江淮人對於佛教最易感受，對於佛學最易了解，固其所也。中印交通樞紐，本在廣東；但其時粵人太蒙昧，未能任此高尚教理之媒介。漢武平南粵後，大遷其人於江淮；此後百數十年中，粵淮間交通常甚盛。故渡海移植之佛教，旋即播時於楚鄉，此事理之最順者。而楚王英奉佛，卽此種歷史事實最有力之暗示也。

尤有一事當注意者。後漢書陶謙傳稱：「丹陽人笮融，在徐州廣陵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作黃金塗像……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融與曹操同時，其人爲南人，其所治地爲南土。其時佛塔之建造，佛教之雕塗，佛徒之供養，如此奢麗；此雖半由人之迷信，然以歷史家眼光觀之，謂其不受社會環境幾分之示唆焉，不可得也。

楚王英前後之佛教度，不過極粗淺之迷信譚耳；於後此教宗之確設，不能謂有多關係。其實爲佛教理論的輸入者，不得不首推安世高。世高爲譯經之第一人，其書傳於今者，真僞合計，尙三十餘種，其爲中國佛教開山之祖，固無待言。舊說皆謂世高譯業在洛陽；然按諸高僧傳本傳，則世高在廣州，在豫章，在荊州，在丹陽，在會稽皆有遺跡，淮以北則無有，且爲高襄譯者，實臨淮人嚴佛

調。以吾之武斷，竟欲謂高譯諸經，皆南方也。倘以上所推測不甚謬，則我國佛教，實先從南方得生根據，乃展轉傳播於北方，與舊籍所傳者適得其反矣。

據上所述，則佛教實產育於老莊學派最發達之地，思想系統聯絡之跡，隱然可尋。故太平經、襄楷奏議，皆以黃老浮屠並舉，蓋當時實認佛教為黃老之支與流裔也。其蔚為大國，則自魏晉以後耳。

然則北方佛教，果以何時始發展耶？吾所揣測，則翻譯界第二座明星支婁迦讖，實其濫觴。讖以漢靈帝時至洛陽，各書記載，皆無異說。其襄譯者孟福張蓮，皆洛陽人，更足為其譯業在北之鐵證。即以翻譯文體論，世高略採意譯法，其文較華；支讖純採直譯法，其文極樸。讀高書，則與老莊學每起聯想，覺其易入；讀讖書，不易索解，但覺其非我所固有。吾於初期兩大譯家，覘我民族兩種氣分焉。

歐人分印度佛教為南北宗，北宗指迦濕彌羅健陀羅所傳者；南宗指錫蘭所傳者。因習聞中國佛教出西域，遂指為北宗所衍。歐人此種分類，吾本不以為然。但即如彼說，吾國亦兩宗兼承，海

通傳南，陸通傳北，而南宗之來，且視北爲蚤焉。以現存譯本論，世高所譯，皆阿含中單品及上座部所傳禪定法，其與錫蘭之巴利藏經同一系統甚明。支識所譯，皆華嚴般若寶積中單品，大乘最昌時那爛陀派所誦習也。故初期兩譯師，實足爲兩宗代表也。顧吾於兩宗之說，素不心折，但藉此驗時代先後，明彼我思想駢進之狀況而已。

兩晉以降，南北皆大師輩出。但衡大勢以相比較，北方佛教，多帶宗教的色彩；南方佛教，多帶哲學的色彩。北人信仰力堅，南人理解力強；北學尙專篤，南學尙調融。在在皆足以表風氣之殊，而各宗派之能紛呈其特色，以光飾我思想史，亦未始不由此也。

佛教在漢代，雖漸得一部分人之信仰，然正式出家，猶爲功令所禁。符堅時，著作郎王度奏云：「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此與唐貞觀間，許景教徒阿羅斯立大秦寺，事同一律，蓋我國歷代相傳「懷柔遠人」「不易其俗」之政策也。至於本國人之信仰，則尙加以限制。歷代三寶記卷三年表中，於魏甘露五年條下，注云「朱士行出家，漢地沙門之始」。甘露五年，下距晉之篡魏，僅四年耳。則謂此禁至晉始開焉可也。要之

秦景憲爲中國人誦佛經之始；楚王英爲中國人祀佛之始；嚴佛調爲中國人襄譯佛經之始；笮融爲中國人建塔造像之始；朱士行爲中國人出家之始。初期佛門掌故，信而有徵者，不出此矣。

最後尤有一事當置辯者，卽所謂牟子理感論也。此書舊題漢牟融撰。若不謬者，則漢代佛教，可云已極光大，而本章所考證，皆爲多事，但吾終不信此書爲漢人著述，故未敢以此遽易吾說也。

一四 劉知幾 史通 一體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旣而邱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邱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

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儁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沈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

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邱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普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邱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邱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尙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邱明世爲史官，皆

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闕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苟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裁班史，篇目三十，歷代襲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干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題義】

中國歷代史家以「編年」與「紀傳」二體，互濟其用，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子玄此論，可謂明

見，然以今日眼光觀之，斷代成書，終嫌割裂，史之本體，非關一朝一代之興亡，而當爲整個民族國家社會文化遷變升降之迹，此今古史觀之不同，故其機杼自當大異。舊時史法，自班固漢書以降，均以一姓之興衰自爲起訖，國祚短者若南北朝，南有宋、齊、梁、陳諸書，北有後魏、北齊、後周諸書，一事一人，重見沓出，冗濫猥瑣，最爲可厭。即南史、北史仍嫌賅舉未盡，時有疏漏，沓冗之處，又未能免（新舊五代史同有此弊）故譏中國史者，以爲一部二十四史無非帝王家譜，此舊史「紀傳體」之可議者也。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上溯三家分晉，訖於唐末五代，比之荀悅漢紀，可謂國史編年之較悠久者。其後續通鑑、再續通鑑，作者不乏其人，雖未能延續至今，然初學治史不能不取資於是。惟通鑑作者自比於張九齡之上，唐明皇以千秋金鑑錄，終是皇帝教科書章法，不必爲史而作史，此又舊史「編年體」之可議者也。讀者若有志研求國史，當先從糾正史觀入手，建立新史學之科學方法，根據舊時史實，重新鑄造，則今日最大之要求，莫過於先有一部較完整之中國通史。此非二千年前劉子玄之史識可以卒事者，吾人讀此文，認其爲史學家之先導，若江河之始於濫觴可也。

○華嶠 晉書華表傳「表子嶠，字叔駿，元康初爲內臺中書散騎著作。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以漢記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以臺郎典官制事，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爲紀、典、傳、譜，凡九十七卷，改名後漢書，文質事實，有遷固之規。」

○絳縣老 左傳襄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吏走問之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武之罪也。」與之田，使爲君復陶。

○杞梁妻 左傳襄二十三，「齊侯襲莒，杞殖載甲，宿於莒郊，莒子親鼓之，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杜注：「杞梁卽杞殖。」

○嚴君平 鄭子真 前漢書王貢鮑傳敘：「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不屈，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向，各因勢導之以善，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揚雄著書，甚稱此二人。」

○郭林宗 黃叔度 後漢書郭太傳：「太字林

宗，家世貧賤，遊於洛陽，見河南尹李膺。後歸鄉里，與膺同舟而濟，衆賓以爲神仙焉。舉有道，不應。憲傳：「憲字叔度，父爲牛醫。潁州荀淑，遇憲於逆旅，與語，移日。既而至袁閔所，曰：『子國有顏子，憲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太守王龔不能屈。郭林宗少過袁閔，不宿。從憲累日，力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六）晁董對策 漢書鼂錯傳：「錯爲人，隋直刻深。孝文時拜太子家令，號爲智囊。後詔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以明國體，通人事，能直言，王道之要對策。惟錯爲高第。」董仲舒傳：「仲舒，廣州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三年不窺園。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三問，仲舒三對。天子以爲江都相。」（七）向永尙書 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初爲宗正。外戚許史放縱，宦官宏恭石顯弄權。乃上封事諫。成帝卽位，顯等服辜。更生更名向，召拜中郎。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向上封事極諫。天子召見，歎息，以爲中壘校尉。」谷永傳：「永字子雲，博學經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後爲刺史，奏事京師。時有黑龍見，天子問所欲言，永對切諫。」（八）闌單 渙散不振攝之意。盧照鄰釋疾文云：「草木扶疏兮若此，獨闌單兮不自勝。」疑

卽此二字之別寫也。○王虞 晉書王隱傳：「隱字處叔，父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永就。本元帝召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數訪於隱，所聞見廣。」虞預傳：「預字叔寧。」唐藝文志：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虞預晉書五十八卷。○千紀 卽千寶晉紀。晉書：寶字令升，祖統，吳奮武將軍。寶以才器召爲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凡二十卷，直而能婉。○徐沈 書錄解題：「宋書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爲一史。起義熙，迄大明。白永光以來，闕而不補。」梁書沈約傳：約字休文，吳興人。高祖助業，既就，約嘗扣其端曰：「今不可以淳風期萬物，攀龍附鳳者，莫不云明公其人也。」高祖受禪，爲尙書僕射。卒，諡曰「隱」。著宋書百卷。○裴略 卽裴子野宋略。

【附六】

梁啟超 中國史學之成立與發展

中國史學的成立與發展，最有關係的有三個人，一、劉知幾，二、鄭樵，三、章學誠。他們都各有專

著討論史學、劉知幾有史通、鄭樵有通志總序及二十略史序、章學誠有文史通義及湖北通志、永清志、亳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學成爲科學，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見解。我們要研究中國史學的發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見解，無論誰都值得我們專門研究。現在只能簡單的講些他們的特點何在。

先講劉知幾的特點，把歷史各種體裁分析得很精細，那種最好，某種如何做法，都講得很詳明。他的見解雖不見得全對，但他所批評的有很大的價值。（一）史學體裁，那時雖未備，而他考釋得很完全，每種如何做法，都引出個端緒，這是他的功勞。（二）他當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於官修，由許多人合作，他感覺這很不行，應該由一個專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對於這點發揮得很透徹。（三）史料的審查，他最注重。他覺得作史的人，不單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經過很精嚴的審查才可用。他膽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懷疑的，他敢懷疑，自論語、孟子及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證據來，但他不過舉例而已，未及作專書辨偽，而且他的懷疑，也許有錯誤處，不過他明白告訴我們，史事不可

輕信史料不可輕用，這是劉知幾所開最正當的路，其他工作還很多，舉其著者，有此三條。

鄭樵成績最大的：（一）告訴我們歷史是整個的，分不開，因此反對斷代的。主張做通史，打破歷史跟着皇帝的觀念，歷史跟着皇帝是不妥當的，歷史如長江大河，截不斷，要看全部。鄭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雖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說是已失敗，但爲後學開一門徑，也是好的。（二）他把歷史的範圍放大了許多。我們打開二十略一看，如六書，七音，氏族，校讎，圖譜，從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攬在史學範圍以內。（三）他很注重圖譜，說治史非多創圖表不可。他自己做的書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創，圖雖沒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這三點是鄭樵的貢獻。

章學誠，可以說截至現在，只有他配說是集史學之大成的人。也許有比他更大的發展，但有系統的著作，仍以文史通義爲最後一部。他的特色：（一）他主張史學要分科，以爲做一國史，尤其如中國之大，決不能單講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礎，所以他對於古代歷史的發展，不單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還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資料，要從各種方志打底子。從前做史，專注意中央政治的變遷，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學誠把歷史中心分散，注重一個一個地方

的歷史，須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爲真有價值的歷史。史官做史，須往各地搜羅文獻；卽自己非史官，也應各把地方文獻搜羅，方志與歷史，價值是相當的。(二)他不注意史料的審查和別擇，因爲前人已講得很清楚；他專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爲史部的範圍很廣，——如六經皆史——什麼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極易散失，所以主張中央和地方都應有保存史料的機關。中央設總府，州縣各設專員；關於這種制度和方法，他講得很精密。關於史料的總類，也有條理的駕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徵三部。「志」是正式的史書，「掌故」及「文徵」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歷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爲保存史料的機關，須用有史學常識的人，隨時搜集史料，隨時加以審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討。至於如何別擇，如何敘述，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機關不相干。關於這一點，可以說是章學誠的重要主張，在中國一直到現在，還沒有這種機關。從前有所謂皇史宬實錄館，雖也可以說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學誠以爲不行，因爲那只能保存中央這一部分的史料，至於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機關，範圍又很大，不單保存政治史料，各種都得保存，實在是章學誠重要發明。這種辦法，在中國不過一種理想，未能實行；在外國也

做不到；祇有博物院及圖書館負了一部分責任而已。章學誠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種，一層一層的上去。最高有總機關管理，分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這種劃一的章程通行起來，過去的事蹟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辦法也未完備，所保存的只是紙片，沒有一點實物，方法也不精密，我們儘可補充改正。(三)他主張史家的著作，應令自成一家之言，什麼學問都要納到歷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歷史上有特別見解，有他自己的道術，拿來表現到歷史上，必如此，才可稱為史家，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價值。所以關於史學意義及範圍的見解，都和前人沒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單敘事，而須表現他的道術，我們看文史通義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講哲學的，此則所謂歷史哲學，為劉知幾鄭樵所無，章學誠所獨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價值。最近德國才有幾個講歷史哲學，若問世界上誰先講歷史哲學，恐怕要算章學誠了。

以上把三個人重要之點略講了講，還有中國普通相傳下來的歷史觀念，三個人都有相當的貢獻第一點，史與道的關係，第二點，史與文的關係。

中國史家向來都以史為一種表現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講微言大義。董

仲舒說：「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司馬遷史記自序和報任安書都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言。」此種明道的觀念，幾千年來，無論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沒有一家沒有，所以很值得我們注意。明道可分兩種：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歷史事實說明政治應該如何；講出歷史的興衰成敗治亂的原因，令後人去學樣；明人道，若從廣的解釋，是把史實羅列起來，看古人如何應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敗，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這種若給他一個新名詞，可以叫做「事理學」。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關係，所以物理學很發達；中國人注重人同人的關係，所以事理學很發達。資治通鑑便是事理學的代表，善言人的事理，所以向來稱贊他「讀之可以益人神智」。續資治通鑑就夠不上。關於這一點，現在一天一天的少有適用，但仍有效力。從前秦始皇到清宣統政治環境及行爲，沒有多大變遷，所以把歷史事實作爲標準，相差不遠，司馬光做資治通鑑，所求得事理標準，所以可供後人資鑑，就因這個緣故。現在雖不能說此種標準已無效，也不能說與從前一樣有效，祇可以說效力減了許多，各門的條文許多還可應用。如何才可富國，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興，田賦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爲標準。至於應用政治的方

法對付外交的手段從前確很有標準現在因環境變遷，政體改易，就無效力，縱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現在，到將來，從前的事理標準，仍很有效，這點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國人的素秉，我們不能放鬆的。至於窄義的人道方面，褒貶善惡，從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劉知幾鄭樵學誠看得很輕。前述的記載史事以爲後人處世接物的方法，則各派史家皆如此。

單簡說，這種態度，就是把歷史當做「學做人」的教科書，劉鄭章三人對此點很注重，其餘各人對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國藩胡林翼的功業偉大，若依外國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楊之亂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實我們讀歷史，要看他們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對付，遇困難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準備，這一點比知道當時呆板的事實還要重要，洪楊之起滅及曾胡之成功，已成過去，知道又有何用處？我們讀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爲己任，如何磨練人才，改革風氣，經萬難而不退轉，領一羣書獃子，自己組織了無形的團體，抗起大事來做，各省不效他而反加以掣肘，他們以一羣師友，感激義憤，竟然成功，此種局面，在中國史上是創見，我們要問爲什麼能如此，此即人道學事理學的研究。看歷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爲了解洪楊之亂，當然注重戰

爭的真相和結果；若爲應付世事，修養人格，結交朋友的關係，則不可不注重人與人相與的方面，中國史注重人的關係，尤其是紀傳體。近來的人以爲這種專爲死人做傳記，毫無益處；其實中國史確不如此，做傳乃是教人以應世接物之法，誠然有許多事實含了時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時代性，所以中國史家對於列傳的好不好，與將來有沒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輕懈。一個人所做的事，若含時代性，則可以省略；若不含時代性，在社會上常有，則不能不注重。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書的價值也隨之而定。——總說一句，這種以史明道的學術之發達及變遷，爲研究中國史學所不可不注重之點，在外國是沒有的。

其次，史與文的關係，中國人看得很重，孔子已說，「文勝質則史，」史體與之有重要的關係，全書如何組織，才算適當，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旁人亦講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組織，劉鄭章三家講得很多，韓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講得不少。章學誠做文史通義，文和史在一塊兒講，關於史的文如何做，章氏有許多特別見地，雖其所講方法，所作體例，我們看去似係他自創，他卻說都有所本，實在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還是他自創。如講敘事方法，從前做傳者敘個人，他可常常以

專做傳名，如湖北通志檢存稿，非人的傳有許多，把人的事含在一起，又傳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集所不敢參雜的，諸如此類，對於文的史，史的文，發揮得很透徹，這種講史與文的關係，往後很發展，但可以章誠爲一結束。

一五 韓愈 諫迎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

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陪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容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斲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

傳笑四方，非細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人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題義】

憲宗元和十三年十二月，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大人，奔走膜拜，至爲夷法，灼體膚，委珍貝，騰香道路。時韓愈方以佐裴度討吳元濟功，遷刑部侍郎，聞而惡之，遂上此表。表有感悟，表人，帝大怒，以爲狂妄乖謬，不應以事佛卽致天促爲言，持示宰相，將抵以死罪。裴度崔華請少寬假，乃貶愈潮州刺史。愈嘗作原道，以爲周道衰，孔子歿，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人主出奴，使問道者不復知有仁義道德之本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天下者，卒無傳於後世，故慨然以道自重，其闢佛老也，並自比於孟軻之距楊墨。然求愈之所以闢佛者，不過惡佛法之棄君臣，去父子，禁相生相養之道，以極其清淨寂滅耳。闢之之法，惟一入其人，火其書，虛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一而已。此以之闢崇佛之僧侶則可，未嘗於佛教精深之學理，有摧陷廓清之功也。張籍嘗責其排釋老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之垂世，愈則以爲得時行志，無所爲書，是知愈之志在欲以政治手段驅天下之人出於佛老，此表卽其初試聖心之一端，惜夫憲宗惡其言無憚忌，譴之以貶逐，而愈亦未敢始終昌言排佛，以撻天下人之怒也。

【註釋】

○睿聖文武皇帝 唐制，每帝即位，嘗由羣臣進以尊號。元和三年正月，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其後，十四年七月，羣臣又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歷道皇帝。及崩，初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大中三年，又加諡爲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故後史不便舉有唐諸帝之帝號，而僅舉其廟號爲其宗也。此表爲憲宗元和十三年所上，故稱其初號云。

○先以桃茆祓除不祥

左傳：

「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殲，」蓋以除不祥也。古人以桃木爲可辟邪，故編桃爲帚以供掃除，所以驅鬼也。

一六 歐陽修 本論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

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此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

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缺，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

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

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勸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終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之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

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馳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秋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

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傳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并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而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必矣！此自然之

【題義】

昌黎闢佛老，欲明道以勝之。然而道其所道，佛老固無恙如故也。歐陽修探索佛法深入人心之原，爲治本不立，欲修明堯舜三代之王政，斬絕其得以乘暇抵隙之內在的因素，其見解可謂較昌黎爲更進一步。然王政既不可終復，是人心亦終不可復抑，闢佛之道又窮。於是而昌明孔孟心性之學，推行易傳宇宙本源之論出，以與佛老爭一日之長，而宋之理學遂繼兩漢經術爲中國中世紀學術思想界之主峯，凡此皆受「魏晉玄學」與「南北朝隋唐佛學」發達之影響所致，讀者細索本篇前後文，當可得之。

一七 司馬光 與王介甫書

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維機政餘暇，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諫，不敢不勉。若乃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嘿，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曷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

始暮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

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謗詆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

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

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知禮義。

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固民是盡。

以飽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

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擢臂團視，銜鬻爭進，各圖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

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

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

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

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轍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

服，農商喪業，故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伊尹爲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

子求諸己。一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者，亂政也；介甫更以爲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爲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爲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

是古人臣之聖，無過周公與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閒矣。今乃自以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人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爲美也；

於人臣亦然。昔鄼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蘧子馮爲楚令尹，有寵於蘧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蘧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鄼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史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顛

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僭復於何闕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成名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言之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之官，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艷然加怒，或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

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

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爲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毀之，棄者取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四野，內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僉

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建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棄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

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臥家，光被旨爲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敘其事，以義責介甫，竟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介甫不相識

察，反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爲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學士再三諭意，然後
 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
 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呂司封傳語祥
 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乞行勘會，觀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
 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光竊爲介甫不取也。光近蒙
 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
 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
 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
 臣，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
 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
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

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前日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諛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

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得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題義】

介甫得此書，答司馬諫議略云：「儒者所爭，在於名實。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乃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洵洵然。盤庚之遷，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后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

也。」（此書已選人本書第二册務須參看）理直氣壯不爲少屈，今讀司馬此書，懇切周至，不爲一仁厚長者風度。孔子云：「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者，庶幾其人矣。宋承積弱之後，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歲輸巨額絹帛以求一日之安而不可得，神宗發憤有爲，信任介甫，介甫得君行志，講求富強，其新政設施固不可一概抹煞，以爲徒事滋擾，乃當時賢者狃於因循之治，雖上君大有爲之君而下無協恭和衷之臣，彼此政見不同，不惜出死力以相抗拒，賢豪相阨，愈激愈遠，徒爲奸人所乘，使介甫不幸以爲政不得其人而失敗，雖由其悻直懷諫，然當時賢者如君實諸公亦未必無遇也。此文爲千古政爭中絕好文字，今之政黨對於異己徒事謾罵詈詈，方之古人，有愧多矣。

【註釋】

○制置三司條例司 王安石以神宗熙寧二年參知政事，是年二月，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安石與陳升之同領其事。三司之職，所以總國計，通管「鹽鐵」「度支」「戶部」，號曰計省。蓋沿五代設制置使之遺，當時目爲計相，位亞執政。安石欲先整理財政，特建議設立「制置

三司條例司」以縱貫之。以今語釋其義，不僅爲修訂財政法令之機關，且負有全國經濟委員會之計畫責任也。①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熙寧二年四月，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常平本爲度支之一，宋初各州縣原有常平廣惠倉，所以節豐歉，備荒政。變久法廢而弊生，是年九月，遂行青苗法。於諸路各置提舉官一員以朝官爲之。②青苗錢。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度秋成所穫，於青苗時先貸以錢，使穀麥熟則以所穫準價還官，廩有餘糧，民以爲便。安石任鄆縣令時亦常行之而有利。熙寧三年九月，乃請頒行青苗法，以爲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使農人有以赴利趨時而兼併者不得乘其急。其意甚善。③助役錢。宋初以來，臣僚每以民戶供役之苦上達，神宗初卽位，詔以州縣差役仍重，勞役不均，令逐路轉運司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熙寧二年，安石所領之制置三司條例司上言，考合衆論，悉以民出錢雇役爲便，乃令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錢以助役。鄉戶自四等以下，坊郭六等以下勿輸。向來當役人戶，則按等出錢，名免役錢。無邑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④皇極之道。書洪範：「皇建其有極。」又曰：「建中立極。」皇極之道，蓋言中道也。過與不及，未得其中。

一八 朱熹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

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此。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

其言有曰：①「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後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②「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③「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④「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而不能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德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其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

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抑泛而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題義】

朱子之學，集北宋五子之大成。自邵康節周敦頤，以太極爲宇宙之根原，由太極而生陰陽，而化分

五行，而衍變萬物，既建立本體論之初基。程顥程頤推廣其意，發明理氣二元之說，同時朱子言性言心，即採取張載二程之說，以爲心統性情，一靜一動，修養之方，在於存仁。本篇仁說，發揮此種修養論最爲透澈，略謂天地之化生萬物，乃宇宙自然之運行，斯爲仁德之表顯，吾人得天地之和以生，斯稟天地之性以爲性，得天地之心以爲心，而仁厥爲人之本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莫不包舉於是。故曰包四德而貫四端也。張載西銘及程顥識仁篇，與此論相互印證之處甚多，當取以合看，朱程釋「仁」有同有異，亦可於此篇得之。

【註釋】

①朱熹 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宋高宗建炎四年，生於閩之尤溪。舉紹興十八年進士。嘗學於程頤之弟子李侗及羅從彥。孝宗詔求直言，熹上封事，主戰復讎，與時相不合。其爲學以繼承北宋邵雍張載周敦頤程顥程頤諸人之學派自任，以爲上述孔孟心傳。主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學者稱晦菴先生。考亭紫陽，均其講學之地，故人名其學派曰「考亭學派」。其所著編年史，亦稱紫陽綱目。後人輯所著曰朱子全書。

②元亨利貞 易乾卦卦辭：「乾，元，亨，

利貞。傳：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此言乾具此四德，而元可賤之。①克己復禮。語見論語顏淵篇。②居處恭二句。語見論語子路篇。③求仁得仁。語見論語述而篇。下語指泰伯仲雍與伯夷叔齊兄弟事。④殺身成仁。語見論語衛靈公篇。并引孟子魚我所欲章。⑤博施濟衆。語見論語雍也篇。⑥樂山。語見論語「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

朱熹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于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

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

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于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也，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

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

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題義】

朱子四書集註以大學章句與中庸章句合論孟而四。大學與中庸二篇原載小戴記中，相傳爲曾子思所作。宋以來漸見尊顯，至二程乃別出與論孟相配謂之四書。明道以大學本文不無錯簡，爲之訂正；伊川亦別有訂本，朱子因之，又補格物致知兩章，成大學章句。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爲昔儒治學方針，歷宋元明，儒者對之皆各有所闡發。茲選本籍以發朱學之凡，繼之以王守仁大學問，可見王學與朱學之固異。

【附五甲】

周子同 朱熹學說之時代背景

朱熹在「中國哲學史」與「中國經學史」上，固自有其特殊之貢獻；然朱熹之學術思想，不產生於其他時期，而必產生於第六時期之前期，則不無時代的背景在。換言之，即完全受時代思潮之影響，故吾人如欲論述朱熹，須先論述其時代思潮發生之因素。

吾人稱此時期爲儒佛混合時期，實亦不過就此時期之顯著特點而言，絕未能將其時代思

潮發生之因素盡行包舉也。蓋此時期雖以春秋以來之儒學與印度輸入之佛學二者爲其骨幹，爲其中心，然非除儒佛二種思想外，絕無其他思想之參雜；不過以此二種思想爲其最重要之因素而已。故詳確論之，此時期學術思想產生之原因，可分爲消極的與積極的。消極方面又可析爲二：一爲訓詁學之反動，二爲純文學之反動。積極方面又可析爲三：一爲佛教思想之影響，二爲道家思想之影響，三爲方士思想之影響。茲分述之。

儒家之開山祖爲孔子，其繼承之大師爲孟軻與荀況；其學之尊象，雖因後代羣言淆亂之故，迄今未得其究竟；但吾人一讀論語、孟子、荀子諸書，則儒家之非拘於訓詁文字之末，而欲以其道拯救當時及後世之人羣，則顯然可知。不料漢代尊孔之後，所謂孔教，所謂儒學之研究者，僅僅留意於殘缺雜湊之五經。自司馬遷史記列經生爲儒林，於是章句迂儒與授經希寵之徒，媿然以承孟荀之道統自翊。古所謂微言絕，大義乖，實自漢初經生始也。自儒學移爲經學，於是訓詁之學興，思辨之途塞。漢武以降，如「今文」、「古文」之爭論，如鄭玄、王肅之排詆，如南學、北學之分歧，如孔頴達、賈公彥之義疏，雖繁簡華實，迥然各異；然其埋頭於文字典章之解釋與爭辨，則絕無二致。

當時竟有一輩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之謬，則訓詁學末流之弊昭然若揭。至宋代，承隋唐衰頹派之後，學者研究之封域愈隘，欲自逞才識，於勢不能不別求途徑。故宋代學者，倨傲者有「六經皆我註脚」之語，而中庸者亦不憚以臆見解經而出於刪改。宋代經學之衰落在此，宋代哲學之勃興亦在此。總之，訓詁學之反動，實宋學產生之消極的有力的因素也。

吾人以純文學之反動為宋學產生之消極的因素之一，或啓人以疑問，以為宋詞與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優越地位，而散文如歐、曾、蘇、王輩，世亦每與唐之韓、柳並論；純文學之在趙、宋，似不能斥為衰頹。按此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論也。蓋宋承唐代文學極盛之後，學人士子咸為文哲二途。耽文學者，雖思紹盛唐之餘音，而其技巧已別出於高抗瘦爽一途；觀宋詩之命意鍊句，每多山林隱逸之氣，與唐詩之專事繁縟者迥殊，可為一證。至治玄學者，即同執文以載道之見，卑視唐儒思想之浮薄，而直以文學為玩物喪志。宋學之產生，此種文藝排斥論實含有一部分之力量。蓋唐之學者每欲萃文學哲學於一身，韓愈、原道一文，即係顯據。宋代則文哲分途，觀當時諸錄體之發生與盛行，則哲人之蔑視文藝可知。周敦頤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為

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程頤曰：「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程頤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又曰：「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觀諸儒之論，則宋學之產生，原於純文學之反動，非妄言矣。

佛學之影響於宋學，其時最久，而其力亦最偉。吾人如謂無佛學即無宋學，決非虛誕之論。宋學之所號召者曰儒學，而其所以號召者實爲佛學，要言之，宋學者，儒表佛裏之學而已。蓋原始之儒家，留意於修齊治平之道，疲精於禮樂刑政之術，雖間有仁義中和之談，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際。及至宋代之理學，始進而討究原理，求垂教之本原於心性，求心性之本原於宇宙。故儒家之特色爲實踐的，情意的，社會的，倫理的；而理學之特色則爲玄想的，理智的，個人的，哲學的；二者殊不相同。至理學之所以異於儒家者，則完全受佛學之激刺與影響。蓋佛學玄妙之說，本非儒家所企及。後儒欲以儒抗佛，不能不於本體論或形而上學有所說明，而欲有所說明，則又不能不借助於佛學。故宋明理學之徒，或僅因佛而釋儒，或直援佛以入儒，其對於佛學之取舍與多寡雖不甚同，而

其受佛學之激刺與影響，則初無二致。考儒佛混合之迹，實非始於宋代。自晉世繼什廣譯經典，慧遠創始蓮社，儒釋已有混合之機。當時如范滂深於春秋，從受法華，雷次宗通毛詩，三禮自名居士。其餘南北史儒林傳中如何胤、張璠之徒，亦多通內典。唐世佛學益盛，名僧輩出。韓愈昌言排佛，而善大顛，其友柳宗元爲慧能作碑誌，其徒李翱亦與惟儼、大義交好，卽當時所作之原道，亦不過虛張聲勢而已。其時圭峯禪師宗密，著原人論及圓覺經略疏，原人論以儒老歸攝佛教，圓覺疏以易乾卦說佛心，蓋治佛學者亦頗援引儒書矣。及至宋代，禪宗獨盛，臨濟、馮仰、雲門、法眼、曹洞、楊岐、黃龍、五家七宗，枝分派別。當時如周敦頤之學，據居士分燈錄，謂啓迪於慧南，發明於佛印，廓達於常總，其餘如程頤之於靈源，游酢之於道寧，楊時之於常總，陳灌之於明智，胡安國之於祖秀，朱熹之於道謙，皆有相當之關係。雖禪家記載，不無附益過甚之辭，然理學之徒與高僧往還議論，則宜可信焉。（日本忽滑谷快天曾著禪學思想史，述宋代儒禪之關係頗詳，可參考。）明乎此，則宋學之產生，實以佛學爲其重要之因素也。

儒家思想之特色爲實踐，而其態度爲妥協，故僅足以範篤實忠信之士，而不足以矚聰慧魁

輔之徒。況經兩漢經學鼎盛之餘，儒者以抱殘守闕爲能事，益無思想可言。魏晉之際，天才輩出，之所趨，不得不援道以入儒。王弼注周易，盡掃象數占驗；何晏解論語，而以清談馳譽；皆其顯證。其後雖因佛數東來，而起三教調和之論，然孫綽、張融、周顒、顧歡之徒，究其有得於氏者淺，而浸潤其於借道者深。及至宋代，理學之徒，日思建設儒家之本體論或宇宙觀，以與佛抗，於是着意於易，而易與道通，由來已久，於是在有意無意之間，潛受老莊學說之影響。最著者，如程頤之論定性，謂「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又謂「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又謂「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其發揮自然哲學之極致，幾與道家有玉楮亂填之概。（章炳麟檢論卷四通程篇，亦言大程遠於釋氏，而徧邇老聃。）他如濂溪之言無極，伊川之撰易傳，均不能謂其毫無老莊思想之因素在。故宋初之道學，與周末之道家，究其微旨，固非若秦越之相距也。

方士之術，發於古之陰陽家，炎漢之際，經生近儒，希祿取寵，援引以飾經術。大儒如董仲舒，亦不惜言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致。其後雖屢經變遷，然仍潛伏於民間。迨張角之徒興，而

道教之名以起魏晉之間，道教妖妄之談雖不見信於晉人，而方士服食求仙之術尚盛行於當時。
〔魯迅曾著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見北新雜誌第二卷第二號，頗饒趣味，可參看。〕抱朴子一書，以儒論爲外篇，以道術爲內篇，實可代表當時一部分之思想。降及趙宋，陳師以一道士，承魏伯陽參同契之妄說，居然作宋代哲學及易經學之開闢者。即北宋五子中之周敦頤與邵雍，其思想與風度亦在儒家與方士之間。朱熹以正統儼然自居者，然撰著陰符經考異及周易參同契考異二書，并自署爲空同道士鄒訢。（鄒本邾國，其後去邑而爲朱，故以寓姓。）禮記鄒氏註，訢當作熹，又集韻，熹訢均虛其切，故以寓名。或者謂朱子遭逢世難，不得已而託諸神仙，殆與韓愈謫潮州，遷大顛同遊之意相類，以爲朱子出脫，然無論如何，當時學者之受方士思想之影響，實由此而益可明證也。

宋代學術思想之產生，既自有其消極的與積極的之因素，則朱熹學術思想之所以爲「朱熹」，亦自可瞭然。但一切學術思想之產生與完成，自有相當之步驟，朱熹之學術思想既可稱爲此時期之前期之集大成者，則必有其前驅者在。朱熹學術思想之前驅者，簡言之，可分爲二期：

第一期可以胡瑗、孫復爲代表，第二期可以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五子爲代表。蓋宋代哲學之產生，實始於疑經，疑經之極，於是自抒其心得而形成一種哲學。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自漢儒至於慶歷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劉敞）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王安石）行，視漢儒之學若土梗。」司馬光論風俗劄子亦云：「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則當時懷疑經傳之風之盛，概可想見。而胡瑗、孫復於疑經之外，且復兼及玄學（復撰春秋尊王發微，瑗撰洪範口義，皆自抒心得。）更因聚徒講授之故，學風之傳播益速。全祖望謂：「宋世學術之盛，安定（瑗）泰山（復）爲之先河。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見宋元學案序錄）可謂知言。總之，胡瑗、孫復實形成宋學之雛型，而爲朱學第一期之前驅者。及周、邵、張、程相繼興起，深涉哲學之淵，而宋學益燦爛可觀。然五子天稟有慧鈍，涵養有深淺，故其所蓄之思想與所發之言論亦各不同。在北宋時，哲學界僅有近似之風氣，而無統一之局勢；以二程手足之親，而見

解亦復各異，可窺一斑。及朱熹出，始憑藉五子之說，得而自以其學爲去取。雖鵝湖之會，不見信於象山（陸九淵）心性之談，復被詆於浙東（如陳亮、陳傅良、葉適）然在當時，實自有其權威。故北宋五子，又可謂朱學第二期之前驅者。

【附七乙】

周子同 朱熹與當代學派

朱熹之學術，在南宋時，固自有其權威；然當時學者與朱熹取敵派之情勢者，亦不乏其人；此亦研究朱熹學術者所當知也。

朱熹與當時學者最友好者爲張栻。熹與栻之學術思想，大致相同。栻死，熹祭文中有云：「嗟！惟我之與兄，膺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嗜，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賢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其描寫平素切磋研求之情，殊爲真摯。

友好較次者爲呂祖謙，祖謙對於學術之興趣，與朱熹微異，蓋一偏於史學，一偏於玄學。惟祖謙性格和易，故能周旋於朱熹與其敵派陸九淵、陳亮之間。祖謙之死，熹雖有「伯恭（祖謙字）逝去，令人悲痛；吾道之衰，一至於此」之語（見劉子澄書），然語錄中評議其短處頗不鮮。如云：「伯恭於史，分外仔細，於經卻不甚理會。」「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伯恭失之多，子靜（陸九淵字）失之寡。」其批評祖謙之大事記一書，則云：「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幾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其爲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序，則云：「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蓋學術意見上之齟齬，固處處可見也。

當時學者與朱熹取敵對之情勢者，約可析爲二派：一爲象山學派，一爲浙東學派。象山爲陸九淵之別號，其哲學上之本體論、性論，以及方法論，均與朱熹異趣。就本體論言，朱爲理氣二元論之主張者，以近代哲學術語言之，可稱爲一實在論者，卽以爲一切現象界之背後，有所謂理氣二元之實在者在。陸爲心卽理說之主張者，以近代哲學術語言之，可稱爲一唯心論者，卽以爲一切

現象皆自心生，離心則一切現象無存在之可能。就性論言：朱爲一元論者，卽分性爲「本然之性」及「氣質之性」；陸爲一元論者，卽以「性」、「情」、「才」、「爲」，不過一物之異名。玄學上之二大基石（本體論與性論），朱陸見解既絕不一致，則其修養上之方法論自必異途。故朱之方法論主歸納，主潛修，主自外而內，主自物而心，主自誠而明；而陸之方法論主演繹，主頓悟，主自內而外，主自心而物，主自明而誠。普通以朱爲道問學，而陸爲尊德性，卽指此也。朱熹譏評陸氏之語殊夥，如云：「陸子靜之學，看他千病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私欲，便是千了萬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子壽（陸九齡字，九淵之兄）兄弟氣象甚好，其窮卻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卻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其他不指名陸氏而譏評更力者亦不鮮，如云：「近世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爲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心固不

可不識，然靜而有以存之，動而有以察之，則其體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誠心者，則異於是。蓋其靜也，初無持養之功，其動也，又無體驗之實。但於流行發見之處，認得頃刻間正當底意思，便以爲本心之妙，不過如是。掣拿作弄，做天來大事看。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過，此用便息，豈有只據此頃刻間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當之理耶！總之，朱熹之譏評陸氏，固自有相當之理由；但朱熹以讀書爲格物，而所謂書又僅限於幾部雜亂不足憑信之經傳，則陸氏兄弟饒其「留情傳注翻棗塞」，「支離事業竟浮沈」，亦非無的放矢之談矣。

朱陸之爭論，今可考者，凡二次：一爲鵝湖之會，一爲無極之辨；而其他言語文字間之明斥暗刺，尚不計焉。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呂祖謙以朱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因約朱熹、陸九齡、九淵昆弟及劉清之會於信州之鵝湖寺。九齡出示所作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棗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九淵和之云：「墟墓興哀宗廟歛，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自今。」

廉見詩爲之不懌，翌日，又相致辯，終以意見相左而散。據象山年譜，謂當時論及教人，朱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九淵更欲與熹辯，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而罷。故鵝湖之會，可稱爲朱陸方法論之爭辯。

至淳熙十五年（公元一一八八年）九齡已死，九淵及其四兄九韶又爲太極無極問題與朱熹爭論。初九韶懷疑周敦頤之太極圖說，以爲與通書不類，疑非其手筆。不然，或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或傳他人之文。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言一，意指太極，而未嘗於其上加無極二字；動靜章言五行太極陰陽，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少時所作，但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云。九韶此種懷疑，表面上雖爲攻擊太極圖說一書，實際上無異根本破壞朱熹哲學之本體論。蓋朱熹理氣二元論中之所謂理，實與太極同實而異名也。當時九韶曾致書朱熹，先後凡二通，其書今已不傳。朱熹覆書辯詰，其中要語有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物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根本。」九韶以朱熹求勝不求益，遂不復

數辨；而九淵以爲道一而已，不可不明於天下後世，遂繼與朱熹辨。先後書牘往復，陸凡三書，朱凡二書，其辨析詰難，爲自來討論學術者所罕見。九淵於申明其兄之說之外，又於太極圖傳受系統上加以攻擊。大意以爲周敦頤得太極圖於穆修，穆修得之於陳搏，而搏之學源於老子。無極二字見於老子知其雄章，無極而太極，亦與老子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之旨相同。而朱熹則以爲「伏羲作易，文王演易，不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不言無極，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同條共貫，不能於傳受上有所膠執。」總之，陸氏着意於太極圖說之傳受及用辭，而朱氏則着重於其思想內容，故論辨愈益相左。朱熹最後竟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其悻悻之色顯於言表。故無極之辨，可稱爲朱、陸本體論之爭辨。（陸朱往復之書可參閱宋元學案卷五十七梭山復齋學案及卷五十八象山學案。）

浙東學派，如詳析之，又可分爲二：一爲永康學派，陳亮爲之首；一爲永嘉學派，陳傅良、葉適爲之首。普通言學術思想史者，每以陳亮隸於永嘉學派；其實不僅陳亮之生地不在永嘉，卽其學術色彩亦與陳、葉諸人微異也。全祖望宋元學案序錄云：「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於

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一其言最爲中肯。

按朱學與浙學之根本不同點，卽一以哲學爲中心，一以政治經濟爲中心。以哲學爲中心，故假借周易中庸，而專究太極、無極、理氣、心性等本體論上問題；以政治經濟爲中心，故憑藉尚書、周禮。說此極玄虛問題，而歸宿於事功。專究本體，自以人性與本體合一爲極致，故帶有倫理學上動機論之傾向；歸宿事功，自以人羣獲得幸福爲標的，故帶有倫理學上樂利主義之色彩。以朱學批評浙學，則浙學爲舍本逐末；以浙學批評朱學，則朱學爲避實趨虛。要之，二家皆自有其相當的立場也。朱熹批評浙學，如云：「永嘉之學無頭無尾。」如云：「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只是小也。他知了目學得孔子，纔見個小家活子，便悅赴之；譬如泰山高，他不敢登，見個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也。」（按此譏陳亮）其指名評詆者，如云：「同父（陳亮字）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心地不濟和也。」如云：「君舉（陳傅良字）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都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傷，其實都不曉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處也。葉正則（葉適字）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按初期浙學，如陳亮之粗疎，陳傅良之醇恪，其功力與辨難自非朱熹之敵，但自葉適之習學，記言出，不僅與朱陸二派鼎足而三，而且將有破壞朱氏全部哲學之勢。蓋朱氏哲學，近託於程氏，遠託於中庸、周易、孟子，以上溯於孔子，自爲得道統之真傳。葉氏則以爲周易中之文辭，繫辭，說卦等，非孔子之作，而孟子、子思唱言心理，乃聖學之旁門，依其所言，則朱學本體論所根據之典籍，不足憑信，而永嘉功利主義，反有人承道統之勢。其言曰：「周易者，知道者所爲，而有司所用也。孔子爲之著象，象，蓋惜其爲他異說所亂，故約之中正，以明卦爻之指，黜異說之妄，以示道德之歸。其餘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爲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爲孔子作。故象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者，以爲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況，故又號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七燼，憂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汝二程出焉。自謂出入於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和參兩，形氣聚散，綱繇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於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於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

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尙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而欲以新說奇論關之，則子思孟子之失遂彰。一觀於葉氏之論，則永嘉學派不僅有所守，而且披堅執銳以陷朱學之陣矣。

二〇 王守仁 大學問

大學者，昔儒以爲大人之學矣，敢問大人之學，何以在於「明明德」乎？
明子曰：「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若夫間形骸而分爾我者，小人矣。大人之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與天地萬物而爲一也，豈惟大人，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顧自小之耳。是故見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惻隱之心焉，是其仁之與孺子而爲一體也。孺子猶同類者也。見禽獸之哀鳴斃棘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與鳥獸而爲一體也。鳥獸猶有知覺者也。見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憫恤之心焉，是其仁之與草木而爲一體也。草木猶有生意者也。見瓦石之毀壞而必有顧惜之心焉，是其仁之與瓦石而爲一體也。是其一體之仁也。雖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

於天命之性而自然靈昭不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體之仁，猶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動於欲而未蔽於私之時也。及其動於欲，蔽於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爲，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是故苟無私欲之蔽，則雖小人之心，而其一體之仁，猶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則雖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猶小人之矣。故夫爲大人之學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復其天地萬物一體之本然而已耳，非能於本體之外而有所增益之也。」

曰：「然則何以『在親民』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孝

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爲一體矣。實與之爲一體，而後弟之『明德』始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以至於山川鬼神鳥獸草木也，莫不實有以親之，以達吾一體之仁，然後吾之『明德』始無不明，而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矣。夫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是之謂『盡性』。

曰：「然則又烏在其爲『止至善』乎？」曰：「『至善』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卽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輕重厚薄，隨感隨應，變動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則之極，而不容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也。少有擬議增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自非『慎獨』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與於此乎？後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

用其私智以揣摸測度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則，支離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遂大亂於天下。蓋昔之人固有欲明其德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篤其私心於過高，是以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則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惟不知『止於至善』而溺其私心於卑瑣，是以失之權謀智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則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故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則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明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本矣。故『止於至善』以『親民』而明其『明德』，是之謂大人之學。

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其說何也？」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於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於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爲『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處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也。『事有終始，』先儒以『知止爲始，能得爲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說，以『新民』爲『親民，』則『本末』之說，亦有所未然歟？」曰：「『終始』之說，大略是矣。卽以『新民』爲『親民，』而曰『明德爲本，親民爲末，』其說亦未爲不可。但不當分

「本末」爲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爲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與「親民」不同，則「明德」之功，自與「新民」爲二。若知「明明德」以親其民，而「親民」以明其「明德」，則「明德」「親民」焉可析而爲兩乎？先儒之說，是蓋不知「明德」「親民」之本爲一事而認以爲兩事，是以雖知「本末」之當爲一物，而亦不得不分爲兩物也。」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至於先修其身，以吾子『明明德』『親民』之說通之，亦既可得而知矣。敢問『欲修其身』以至於『致知在格物』，其工夫次第，又何如其用力歟？」曰：「此正詳言『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也。蓋『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條理，雖亦各有其所，而其實只是一物；『格』『致』『誠』『正』『修』者，是其條理所用之工夫，雖亦皆有，而其

實只是一事。何謂『身』？心之形體運用之謂也。何謂『心』？身之靈明主宰之謂也。何謂『修身』？爲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爲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爲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爲善而去惡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於『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則性也，性無不善，則心之本體，本無不正也，何從而用其正之之功乎？蓋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凡其發一念而善也，好之眞如『好好色』，發一念而惡也，惡之眞如『惡惡臭』，則意無不誠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分，亦將眞妄錯雜，雖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於『致知』焉。『致』者至也，如云『喪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

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無所與於他人者也。故雖小人之爲不善，旣已無所不至，然其見君子，則必『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是亦可以見其『良知』之有不容於自昧者也。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爾。何則？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旣知其爲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好之，而復背而去之，則是以善爲惡，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發，吾之『良知』旣知其爲不善矣，使其不能誠有以惡之，而復蹈而爲之，則是以惡爲善，而自昧其知惡之『良知』矣；若是，則雖曰知之，猶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誠乎？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

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良知』所知之善，雖誠欲好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爲之，則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猶爲未誠也；『良知』所知之惡，雖誠惡之矣，苟不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有以去之，則是物有未格，而惡之之意猶爲未誠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不虧缺障礙，而得以極其至矣。夫然後吾心快然，無復餘憾而自慊矣。夫然後實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故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蓋其功夫條理，雖有先後次序之可言，而其體之惟一，實無先後次序之可分；其條理功夫，雖無先後次序之可分，而其用之惟精，固有纖毫不可得而缺焉者；此「格」「致」「誠」「正」之說，所以闡堯舜之正傳，而爲孔氏之心印也。」

【題義】

嘉靖六年丁亥，陽明已五十六歲，以南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起征思田，將發，門人數請先生以及門所諄切之語，筆之爲書，陽明乃錄此以示，蓋啓導後學者得曉然爲學之義也。復一年而陽明卒，斯文遂爲其晚年論定之作矣。陽明爲學，先於格物致知，下過一番苦功；及其進也，內則致吾之良知，以至於知行合一；外則窮天下之物，了然擴吾心之仁，斯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此篇層層解說明德親民，止於至善，可謂內外交融，體用一貫，闡發大學三綱領，詳明切實，弟子奉之以爲教典，有以也。

【附八】

梁啟超 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節)

知行合一是一個「講學宗旨」。黃梨洲說：「夫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即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所謂宗旨者，標舉一兩個字或一兩句話頭，包舉其學術精神之全部，旗幟鮮明，令人一望而知為某派學術的物色。正如現代政治運動社會運動之「唱口號」，令羣衆得個把柄，集中他們的注意力，則成功自易。凡講學大師標出一個宗旨，他自己必幾經實驗，痛下苦功，見得真切，纔能拈出來，所以說是「其人得力處」；這位大師即已循着這條路成就他的學問，他把自己閱歷甘苦指示我們，我們跟着他的路走去，當然可以得事半功倍而得和他相等的結果，所以說是「即學者入門處」。這種「口號式」的講學法，宋代始萌芽，至明代而極盛。「知行合一」便是明代第一位大師王陽明先生給我們學術史上留下最有名而且最有價值的一個口號……

把知行分爲兩件事，而且認爲知在先，行在後，這是一般人易陷的錯誤。陽明的知行合一說，即專爲矯正這種錯誤而發。但他立論的出發點，全因解釋大學和朱子有異同，所以欲知他學說的脈線，不能不先把大學原文作個引子。

大學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幾句話教人以修養身心的方法，在我們學術史上含有重大意味；自朱子特別表章這篇，把他編作「四書」之首，其價值越發增重了。據朱子說，這是「古人爲學次第」一層一層的做上去，走了第一步纔到第二步，內中誠意、正心、修身，是力行的工夫，格物、致知，是求知的工夫。朱子對於求知工夫看得尤重，他因爲大學本文對於誠意以下都有解釋，對於致知格物沒有解釋，認爲是有脫文，於是作了一篇格致補傳，說道：「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依朱子這種用功

法，最少犯了下列兩種毛病：一是泛濫無歸宿；二是虛偽無實着。天下事物如此其多，無論何事何物，若想用科學方法「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單一件已毀銷磨你一生精力了；朱子卻是用「即凡天下之物」這種全稱名詞，該問何年何月纔能「即凡」都「窮」過呢？要先做完這段工夫纔講到誠意正心……等等，那麼誠正修齊治平的工作，只好待諸轉輪再世了！所以結果是泛濫無歸宿。況且朱子所謂「窮理」並非如近代科學專家所謂客觀的物理，乃是抽象的惘恍無朕的一種東西，所以他說有「一旦豁然貫通則表裏精粗無不到」那樣的神秘境界。其實那種境界純是可望不可即的——或者還是自己騙自己。倘若真有這種境界，那麼「豁然貫通」之後，學問已做到盡頭，還用着什麼誠意正心……等等努力？所謂「爲學次第」者在？若是自己騙自己，那麼，用了一世格物窮理工夫，只落得一個空，而且不用功的人那個不可以僞託？所以結果是虛偽無實着。

陽明那時代，「假的朱學」正在盛行，一般「小人儒」都挾着一部性理大全作舉業的秘本，言行相違，風氣大壞；其間一二有志之士，想依着朱子所示法門切實做去，卻是前舉兩種毛病，

或犯其一，或兼犯其二，到底不能有個得力受用處。陽明早年固嘗爲此說所誤，閱歷許多甘苦，能有得。後來在龍場驛三年，勞苦患難，九死一生，切實體驗，纔發明這知行合一之教。

「知行合一」四個字，陽明終身說之不厭，一部王文成全書，其實不過這四個字的注脚。爲便於學者記憶持習起見，把他許多話頭分成三組，每組拈出幾個簡要的話做代表：

第一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第二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第三組「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

第一組的話，是將知行的本質爲合理的解剖說明，陽明以爲：凡人有某種感覺，同時便起某種反應作用，反應便是一種行爲，感覺與反應，同時而生，不能分出個先後。他說：

「大學指出個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又立個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

亦只是不會知臭……」

這段譬喻，說明知行不能分開，可謂深切著明極了。然猶不止此，陽明以為感覺（知）的本身已是一種事實，而這種事實早已含有行為的意義在裏頭。他說：

「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飢，必已自飢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會有私意隔斷的。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會知。」

常人把知看得太輕鬆了，所以有「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一類話。徐愛問陽明：「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兩件事。」陽明答道：「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知弟？」譬如現在青年們個個都自以為知道愛國，卻是所行所為，往往與愛國相反；常人以為他是知而不行，陽明以為他簡直未知罷了。若是真知道愛國滋味和愛他的戀人一樣（如好好色），絕對不會有表裏不如一的，所以得着「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結論。陽明說：「知行之體本來如是，昨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苟一時之效也。」

第二組的話，是從心理歷程上看出知行是相倚相待的，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了一邊，那一邊也便不能發生作用了。凡人做一件事，必須先打算去做，然後令着手做去，打算便是知，便是行的第一步驟。換一面看，行是行個什麼？不過把所打算的實現出來，非到做完了這件事時候，最初的打算不會完成，然則行也只是貫徹所知的一種步驟。陽明觀察這種心理歷程，把他分析出來，說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當時有人問他道：「如知食乃食，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而先有事者。」陽明答道：

「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耶？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途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途之險夷者耶？」

現在先解釋「知是行的主意」「知是行之始」那兩句。陽明爲什麼和入辯論「知」字時卻提出「意」字來呢？陽明以爲：我們所有一切知覺，必須我們的意念涉着對境的事物纔能

發生，離卻意念而知覺獨立存在，可謂絕對不可能的事；然則說我們知道某件事，一定要以我們的意念涉着到這件事爲前提。意念涉着是知的必要條件，然則意卽是知的必須成分，意涉着事物纔會知，而意去涉着那事物便是行爲的發軔，這樣說來，「知是行之始」無疑了。由北京去南京的人，必須知有南京，原是不錯，爲什麼知有南京？必是意念已經涉着到南京，涉着與知，爲一剎那間不可分離的心理現象，說他是知，可以；說他是行的第一步，也可以。因爲意念之涉着，不能不認爲行爲之一種。

再解釋「行是知的工天」「行是知之成」那兩句：這兩句較上兩句尤爲重要，陽明所以苦口說個知行合一，其着眼實在此點，我們的知識從那裏得來呢？有人說：從書本上可以得來；有人說：從聽講演或談論可以得來；有人說：用心冥想可以得來。其實都不對，真知識非實地經驗之後是無從得着的。你想知道西湖風景如何，讀盡幾十種西湖游覽志便知道嗎？不聽人講西湖的故事便知道嗎？不閉目冥想西湖便知道嗎？不，你要真知道，除非親自游歷一回。常人以爲我做先知後行的工夫，雖未實行，到底不失爲一個知者。陽明以爲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說：

「今人卻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

這段話，現在學校裏販賣知識的先生們和購買知識的學生們聽了不知如何？你們豈不以爲我的學問雖不會應用，然而已經得着知識，總算不白費光陰嗎？依陽明看法，你們賣的都是假貨！因爲不會應用的知識，絕對算不了知識。方纔在第一組所引的話：「未有知而不行者，不行而求知，終久不會知。」這樣說來，我們縱使專以求知爲目的，也不能不以力行爲手段，很明白了。所以說「行是知的工夫」，又說「行是知之成」。

中庸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後人以爲學問思辨屬知的方面講，末句纔屬行的方面講。陽明以爲錯了。他說：

「夫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學者，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卽是行矣。……學

之不能無疑，則有問問而學也，卽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有辨，思辨卽學也。……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辨其義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理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

又說：

「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實去做這件事。若着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忘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卽是學問思辨矣。若謂學問思辨了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去學問思辨行時又如何去得個學問思辨的事？」

據這兩段話，拿行來概括學問思辨可以，拿學來概括學問思辨行也可以。總而言之，把學和行打成一片，橫說豎說都通；若說學是學，行自行，都麼學也不知是學個什麼，行也不知是行個什麼了。有人還疑惑：將行未行之前，須總要費一番求知的預備工夫，纔不會行錯。問陽明道：「譬如行道者，以大都爲所歸宿之地，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如使此人不知大都所在而泛然

欲往，可乎？」陽明道：

「夫不辭險阻艱難而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_レ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爲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知大都所在，而茫然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眞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眞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眞往矣。眞往者能如是乎？此其工夫切要處，試反求之。」

又有人問：「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陽明答道：

「若不用克己功夫，天理私欲終不自見。如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纔能到。今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只管愁不能盡知，問講何益？」

這些都是對於那些藉口知識未充，便不去實行的痛下針砭。內中含有兩種意思：其一，只要你決心實行，則知識雖缺少些，也不足爲病，因爲實行起來，便逼着你不能不設法求知識，知識也便跟着來了。這便是「知是行之始」的注脚。其二，除了實行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得着知識，因爲知識

不是憑空可得的，只有實地經驗，行過一步，得着一點，再行一步，又得一點，一步不行，便一點不得。這便是「行是知之成」的注脚。

統觀前二組所說的話，知行合一說在理論上如何能成立，已大略可見了。照此說來，知行本體既只是一件，爲什麼會分出兩個名字？古人教人爲學，爲什麼又常常知行對舉呢？……陽明說：

「知行原是一個字說兩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着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工，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卽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

又說：

「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

分作兩件事做。

又說：

「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維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一個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個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以上幾段話，本文很明白，毋庸再下解釋。我們讀此，可以知道陽明所以提倡知行合一論者，一面固因爲「知行之體本來如此」；一面也是針對末流學風「補偏救弊」的作用。我們若想遵從其教得個着力處，只要從真知真行上切實下工夫；若把他的話只當作口頭禪玩弄，雖理論上辨析得很詳盡，卻又墮於「知而不行只是不知」的痼疾，非復陽明本意了。

然則陽明所謂真知真行到底是什麼呢？關於這一點，我打算留待第四章「論知行合一與

致良知」時再詳細說明，試拿現代通行的話說個大概，則「動機純潔」四個字，庶幾近之。動是行，所以能動的機括是知，純是專精不疑惑，潔是清醒不受蔽。質而言之，在意念隱微處（即動機）痛切下工夫，如孝親，須把孝親的動機養得十二分純潔，有一點不純潔處務要克治去；如愛國，須把愛國的動機養得十二分純潔，有一點不純潔處務要克治去；純潔不純潔，自己的良知當然會看出，這便是知的作用；看出後頓時絕對的服從良知命令做去，務要常常保持純潔的本體，這便是行的作用，若能如此，自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大學誠意的全功，也即是正心修身致知格物的全功。所以他說：「君子之學，誠意而已矣。」意是動機，誠是務求純潔，陽明知行合一說的大頭腦，不外如此。他曾明白宣示他的立言宗旨道：

「今人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意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一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是行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他說：

「殺人須在咽喉處着刀，爲學須在心髓入微處用力。」

他一生千言萬語，說的都是這一件事，而其所以簡易直捷，令人實實落落得個下手處，亦正在此。

一一一 顧炎武 與友人論學書

比往來南北，頗承友朋推一日之長，問道於盲。竊歎夫百年餘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其爲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所謂「危微精一」之說，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學而上達。」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

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祧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

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田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以伊尹之元聖，堯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關一介之不視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於孔子也，而其同者，則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謂因忠與清之未至於仁，而不知不忠與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謂因不忮不求之不足以盡道，而不知終身於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

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

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雖然，非愚之所敢言也。且以區區之見，私問同志，而求起予。

【窮義】

浙東學派倡經世致用之學，自南宋以來，即與朱陸兩家，分道揚鑣。例如永康之陳亮同甫、龍川文集，上孝宗皇帝書云：「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又送吳允成運幹序云：「爲士者必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者必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

無所能解之人，得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適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爲士者恥當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事，則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其言可謂切至沈痛之極。然當世固薄其專言功利，迄於明末而程朱陸王之學，益爲天下庸人所藉口。亭林當國亡家破之餘，尤太息痛恨於當世儒生之不知有恥，其非曠空談性命者，至於辭受取與之間而不知自處之道，故言之沈痛，視同甫爲尤切，喟然深慨於天下之陸沈莫挽，夫豈無所爲而言哉！

【註釋】

①命與仁 論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②危微精一 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③普儒以爲堯舜禹十六字之心傳 ④允執其中三句 見論語堯曰章引古尚書之辭。 ⑤下學而上達 論語凡兩見。以下「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愛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均見論語。

⑤ 萬章…… 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等，均孟子弟子。與伊尹、伯夷各章並見孟子。 ⑥ 忠與清

語見論語子張問。令尹子文、陳文子可謂仁乎一章。 ⑦ 不佞不求 論語：「不佞不求，用不何

戚。」子路終身誦之。」 ⑧ 反身而誠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語見孟子。

一一一 黃宗羲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仁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②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③花息也！」

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④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

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

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膝，固扃鐻，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

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題義】

此儒家民本政治之固有的思想，自孔子「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稱道堯舜，以至孟子發揮「民貴君輕」，「聞誅一夫」諸說，引書「天視民視，大聽民聽」以中民權而抑君權，皆此一義之所貫注。「天生民而作之君」不爲君而生民，與荀子「君也者，羣也」之言相應。羣而無所一則爭，故曰「天下定於一」。此所謂一者，非謂一人，謂一義也。一義者何，曰仁耳仁耳。「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君失其所以爲君，特匹夫而爲萬姓之敵耳。秦漢以降，去三代愈遠，遑論二帝之世，儒家此種主要思想，乃爲鄙夫患得患失之流所畏忌而不敢道，黃梨洲於鼎革之際，目擊亡國慘禍，乃痛切言之，以爲後世戒。然猶未敢倡無君之論，若道家言也。至十八世紀歐洲民約論出，民主政治思潮，席捲天下，與吾國固有民本思想暗相媾合，而中山先生民權主義，乃隨時代而產生，以型成後來之中華民國，則此文固代表一時代覺醒之精神，未可忽視也。

【註釋】

○許由務光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湯伐桀，以天下讓務光，光恥而自沈。事並見莊子。

高帝所謂 太公常責劉邦不事家人生產，及劉邦爲帝，朝其父，笑謂太公曰：「某業所就，孰與仲

多？」事見史記高帝本紀，仲爲帝兄，故邦字季。

○花息 言由本所生之利息也。○寇讎獨夫

語並見孟子。「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廢孟子

指明太祖欲廢孟子祀典事。○絨膝肩鐻 膝，囊也。絨，所以固之。鐻，施於箱筴之鎖，所以閉之。語

見莊子。

一三五 顏元 存學

聖人學教治，皆一致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孔子明言于聖百王持此成法，守之，則易簡而有功，失之，徒繇難而寡效。故罕言命，自處也；性道不可得聞，教人也；立法，魯民歌怨，爲治也。他如「予欲無言」、「無行不與」、「莫我知」諸章，何莫非此意哉？當時及門，皆望孔子以言，孔子惟率之以「下學而上達」，非吝也。學教之成法，固如是也。道不可以言傳也，言傳者，有先於言者也。顏曾守此不失，子思時，異端將盛，或亦逆知天地氣薄，自此將不生孔子其人，勢必失性學之本旨，不得已而作中庸，直指性天，似乎高遠，故孟子承之，教人必以規矩，「引而不發」，「不爲拙工改廢繩墨」，「離婁方員」，「深造」諸章，尤於先王成法三致意焉。至宋而程朱出，乃動談性命，相推發先儒所未發，以僕觀

之，何曾出中庸分毫，但見支離分裂，參雜於釋老，徒令異端輕視吾道耳！若是者何也？以程朱失堯舜以來學教之成法也。何不觀「精一」之旨，惟舜禹得聞，天下所可見者，命九官十二牧所爲而已。陰陽祕旨，文周寄之於易，天下所可見者，王政制禮作樂而已。一貫之道，惟曾賜得聞，及門與天下所可見者，詩書六藝而已。烏得以天道性命嘗舉諸口，而人人語之哉？是以當日談天論性之徒，皆如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卽，但彷彿口角，各自以爲孔顏復出矣。朱子乃獨具隻眼，指其一二碩德，程子所許爲後覺者，曰此皆禪也。而未知二程之所以教之者，實近禪，故徒見其弊，無能易其轍，以致朱學之末流，猶之程學之末流矣！以致後世之程朱，皆如程學朱學之末流矣！長此不返，斯民尙安賴哉？或曰：佛氏託於明心見性，程朱欲救人而措之，不得不挾精奧以示人。余曰：噫，程子所見，已稍浸入釋氏分界，故稱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若以不肖論之，惟以「君子之道四」一節指示，

雖釋氏亦當俯首聽從，並不及性命以上也。然則如之何？曰：彼以其虛，我以其實。程朱惟常遠宗孔子，近師安定，以六德六行六藝及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類，教其門人，成就數十百通儒，朝廷大政，天下所不能任，吾門人皆任之，險阻艱難，天下所不敢爲，吾門人皆爲之，吾道自尊顯，釋老自消亡矣。今彼以空言亂天下，吾亦以空言與之角，又不斬其根，而反授之柄，我無以深服天下之心，而鼓吾黨之氣，是以當日一出，徒以口舌致黨禍，流及後世，全以章句誤蒼生。上者但學先儒講著，稍涉文義，卽欲承先啓後；下者但問朝廷科甲，才能揣摩，皆驚富貴利達，浮言之禍，甚於焚坑，吾道何日再見其行哉！吾意上天仁愛，必將篤生聖哲，剷荆棘而興堯舜以來之道，斷不忍終此乾坤，直如此而已也。

【題義】

顏元字易直，博野人。生明崇禎八年，少孤，育於異姓。及長，篤於陸王程朱之學。既而知其非，以爲

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允治，周官教士率以六德六行六藝，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非主靜，專誦讀，流爲禪宗俗學者所可託。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篇，以申其旨。名其居曰習齋，師門弟子行孝弟，存忠信，習禮樂射御書數，究心兵農水火之利，堂上琴等弓矢籌管森列。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又不得已而刪訂詩書，後世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參贊化育經綸天地之實事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存學編計有「由道」「明親」二節，及與孫夏峯、陸稼書二書，學辯二首，性理答問各條，茲錄由道一節。顏氏立說而不著書，以行爲本，其弟子李塔字剛主，別字恕谷，尤能闡其師說，時人口之爲顏李學派，清戴望輯爲顏李學記，四存編，具存。

【附九】

梁啟超 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一

本講所敘述，是以一六四四年清朝興起的時候爲中心，上溯二十年，下衍八十年，約自一六

二四至一七二四凡百年間中國思想界大概形勢及其重要人物。

爲欲令諸君明瞭思想來源起見，先將二千餘年來思想界歷史分六期簡單說說：

第一期——紀元前五五一至二二二：自孔子生年起至秦始皇統一天下止。這個期內，中國

內部民族統一完成，各地方分化發展，而以黃河流域爲中心。其時思想極自由活潑，孔子、老子、墨子、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大思想家相繼出生，實爲古代思想界最有光輝的時代。

第二期——紀元前二二一至紀元後二一九：這期包含秦漢兩朝。那時政治的統一完全告

成，中央政府的勢力，東至高麗，南至安南，西至新疆。政治上有許多新建設。思想界則經過怒濤壯瀾之後，回復到平流的样子，專對於從前學者的發明做整理工夫。又因政治的統一，延到思想統一，全學界殆爲儒家思想所獨占。

第三期——二二〇至五八九：這期內，名爲三國南北朝期。政治勢力分裂，民族移轉大混亂。

西北方蠻族，入到中原文化最高的地方，漸漸同化。中原文化最高的人遷到南方去，把大江以南文化較低的地方加工開發。那時的思想界，因爲政治擾攘的影響，全部帶厭世色彩，初

期道家言盛行，佛教則前期之末已經輸入，到本期發展極猛速而極溥徧。故思想界亦呈分裂混雜的狀態。

第四期——五九〇至九五九：這期包含隋唐及五代；而以唐爲中心。那時，第二次民族統一告成，政府勢力偉大，北至內、外蒙古及西伯利亞之一部，西至西土耳其斯坦，南至北、中印度，都以「半藩屬」的狀態，受長安政府之支配或監督，思想界則一方面因南北統一，政象安寧，得迅速的進步；一方面因和西方交通頻繁，中亞細亞及印度之精神物質的文化次第輸入，所以文學、美術、音樂、工藝，都發達得極其燦爛，哲學界則佛學各宗派，都在這時候完成；儒學亦繼續漢代的整理事業，到期末的百餘年間，因文化爛熟的結果，發生毛病，延及社會之腐濁，政治之混亂。至五代時，這一期的文明，遂陷於破產狀態。

第五期——九六〇至一六四三：這期包含宋元明三朝。那時東北方新興的野蠻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滿洲，接二連三侵入，給我們的文化以很多的脅迫和蹂躪。內中蒙古人尤與別的蠻族不同，「拒同化」的力量頗不小。他們統治中國九十多年，我們的文化受不少的

損失。那時候的思想界，全部分精力耗費在新哲學之建設上頭。這一派的新哲學，是努力將印度思想和中國固有思想相調和，他們自己標一個名叫做「理學」——專從「形而上」方面，探求宇宙和人生的原理，所以叫做理學。發生的動機，一方面因為前期物質文明未流發生了毛病，惹起反動，所以走到收斂內觀那條路去；一方面因為佛教的潛勢力很大，儒者都受他影響，不知不覺便鎔化成一個新派。理學界重要人物，前有程頤、朱熹、陸九淵，後有王守仁。因此又分程朱和陸王兩支派。程朱派帶中國固有思想的成分還較多，陸王派便更和印度思想接近了。自理學興後，唐以前許多文化事業，都很受打擊，再加以那種八股考試制度，把學界的活氣越發腐蝕了。

第六期——一六四四至今日：自清朝建號那年起，這期內，滿洲人統治中國二百七十多年。但滿洲人不久便完全同化了，所以和蒙古時代有點不同。文化不惟沒有受蹂躪，而且因政治統一，社會比較安寧的緣故，各種事業都很有進步。思想界方面，因前期理學未流發生毛病，惹起反動，於是一反前期向內的學風，專從事於客觀的研究考察，把第一期到第四期許

多學問都復活轉來。又因爲和歐洲交通大開的緣故，陸續受外來思想影響，造成一種新學風，和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有許多地方相像。

二

本講所要講的是最後這一期——即第六期

這一期的思想界情形很複雜——方面很多，不能全講，此地專講他「黎明時代」的運動。這一期，若依政治的區劃，是應該從一六四四年起的。但文化史的年代，照例要比政治史先走一步。所以本講所講的黎明時代提前二三十年，大約和歐洲的十七世紀相當。

想知道這個黎明時代思想界變遷之動機，要注意那時候「時代背景」如下四點：

第一點：就是前段所講的「理學反動」。因爲在前期末年，理學中之陸王學派，幾乎獨占了全學界。依我看：這一派的好處本來很多，但是到了末流，講得太玄妙了；隨聲附和的人也太放縱了；當然要引起一般人的厭倦和攻擊。所以反動的結果，學風趨向客觀的或實踐的。

第二點：那時候有外界的一樁重大事件，是耶穌會教士之東來。利瑪竇艾儒略湯若望南懷

仁等輩先後入中國，他們除傳教之外，翻譯了許多數學，幾何，天文，地理，心理，論理各科書籍，所以那時候思想界很受刺激，和佛學初進來時有點相像。

第三點：中國的學者，向來什有九都和政治有關係。這種關係每每妨礙思想之獨立，最少也分減了研究的歲月和精神。清初因為滿洲人初進來，統治者非我族類。第一流學者對於他們，或採積極的反抗態度，或採消極的「不合作」態度，這些學者都對於當時的政治不肯插手，全部精力都注在改良學風，作將來預備，所以有許多新穎思想，自由發揮；而且因積久研究的結果，更有許多新發明。

第四點：那時候的康熙帝，真算得不世出之英主。他在位六十一年，和法國的路易十四，俄國的大彼得得同時，性質和他們大略相類，所成就的事業還在他們之上。他即位初年，雖國內有點兵亂，後頭四十多年，卻是歷史上少見的太平時代。因為社會安謐，學者得有從容為學之餘裕。康熙帝雖是滿洲人，但他同化於中國最早，人又極聰明，對於中國固有的文化和歐洲新輸入的文化，都有相當的了解，而且極力提倡。有這樣一個人做一國的主權者，自然能令

思想界發生好影響。

三

在這種時代背景之下，自然會產生出有特色有價值的學問。今將這期內各派學術的代表人物列舉如下：

(一) 黃道周和劉宗周：道周，福建人；宗周，浙江人；兩位都是理學大師，都是一六四五年在南方舉兵反抗滿洲死的。他們雖然尊崇理學，卻都帶點修正色彩。道周提倡象數之學，用他自己的特別論理學推論事物。宗周對於實踐道德學，最爲切實謹嚴。這兩位都是在前期的理學家中有他的新立場。人格的壯烈，尤令人敬仰。宗周門人最多，江浙間學者大半出其門，影響到後來尤大。

(二) 孫奇逢和李顥：奇逢，直隸人；顥，陝西人；兩位都是陸王派的理學家。但他們都注重實踐，少談玄理，可以說是儒家的「清教徒」。奇逢是一位有俠氣能任事的人，明末滿洲兵進關，殘破了許多州縣，他以一書生糾合人守城，竟把滿洲兵打退。後來他避亂跑到山裏，許多

人跟着他去，他便給這些人立了許多組織成一個小政府樣子。又用學問來教訓他們，成爲許多人才。李顥的學風，最爲「平民的」，他常說不識字也可以做聖賢。兩位都是北方講學大師；孫奇逢年壽最高，影響尤大。

以上四個人，都是前期學派的結束。

(三)顧炎武和王夫之：炎武，江蘇人；夫之，湖南人；他們當少年時候，都做過反抗滿洲的政治運動，到事無可爲，纔做一個純粹的學者。炎武公認爲清學開山第一大師，各門學問，都由他提倡出來。他說除卻經學沒有理學，他說做學問的目的全在經世致用，他對於經學、史學、地理學、音韻學、金石學，都有極精密的著作，都用客觀的歸納研究，給後人留下許多方法。

夫之學問之博，和炎武不相上下。但他對於哲學有獨創的見解。向來哲學家，大抵都是專憑冥想，高談宇宙原理；夫之所注重的問題是：「我們爲什麼能知有宇宙？」「知識的來源在那裏？」「知識怎麼樣纔算正確？」他以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別的話都是空的。這種講哲學法，歐洲是康德以後纔有的。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卻在東方已倡此論了。

(四)黃宗羲和朱之瑜：兩位都是浙江人，和明朝大儒王守仁同縣。宗羲一六一〇生，一六九五卒，之瑜一六〇〇生，一六八二卒。兩位早年都是反抗滿洲最激烈的人。宗羲被政府畫起相片，指名捕拿，前後十一次。之瑜亡命到日本安南暹羅等處，仍常常秘密入內地，到處運動。前後經過十七八年，他們的政治活動纔停止。宗羲是劉宗周第一位門生，講陸王派理學，但他最長於歷史，著了一部宋元學案，一部明儒學案，把七百年理學家的人物和學說很詳慎的來敘述，很公正的來批評。兩書合共一百六十二卷。在全世界著作界中，關於哲學史的著述，恐怕沒有比他更早，比他更詳瞭的了。他還有一部怪書叫做明夷待訪錄，這部書是說他的政治理想，極力排斥君主專制政體，提倡民權。這部書一六六二年出版，比法國盧騷的民約論早一百年。這種眼光，在十七世紀時候，真是不容易得了。

朱之瑜學風和黃宗羲不同，他是排斥陸王派理學的，他不喜談玄，專求實踐。他政治運動失敗之後，亡命日本，發誓不到滿洲推翻之後，斷不回國。他的偉大人格，漸漸為日本人所認識。那時候，日本宰相——事實上全國主權者德川光國十分敬禮他，尊他為國師。他很熱心教

導日本人，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最少有一半由他造成，這是日本史家人人公認的事實。

(五)顏元和李塏：他們兩位是師弟，都是直隸人。顏元一六三五生，一七〇四卒。李塏一六五

九生，一七三三卒。他們是思想界的大炸彈，對於漢以後二千年所有學問一切否認，他們排斥注釋古書，排斥讀書，排斥靜坐冥想，排斥開堂講說，他們以為學問不是從書本能得的，不是空想能得的，不是聽人講演能得的。比方你想認得北京的路，憑你把北京指南念得爛熟，也不中用；日日聽人說路程方向，也不中用；除非你親自跑一趟街，而且天天跑。總而言之，他們以為凡有知識都從經驗得來，所以除卻實地練習外，沒有法兒得着學問。他們對於學問的評價，專以有無效率為標準。凡無益於國家社會或個人身心修養的，一概不認為學問。他們的教育，專主張發展個性說：「斷沒有一個藥方能醫好各種病，斷沒有一個教法能教好各種人。」說：「一個人想兼備衆長，是絕對不可能的；要想把全社會的人在同一個模型鑄出來，這種教育政策是很有害的。」總括起來，他們的學說和現代詹姆士、杜威等所倡之「唯用主義」十二分相像，不過他們所說早二百多年罷了。

(六)徐光啓和宋長庚：兩位都是三百年前科學大家。光啓，江蘇人，一六三三年卒。他是頭一位翻譯歐文書籍的人，他譯的幾何原本，在古今翻譯界中，總算第一流作品。他對於數學、天文學、論理學，都有很深的修養，自己著書不少。上海徐家匯的天主堂和圖書館，是他把自己住宅及藏書捐出來創辦的，到今日還是繼續他的事業，越發鞏固光大。

長庚，江西人。生卒年無考，大概一六五〇年還生存。他是一位工業科學家，著有天工開物一書，用科學方法研究食物、衣服、器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繪圖貼說，詳確明備。三百年前講工業天產的著作，如此詳明者，全世界中怕沒有第二部。

(七)王錫闡和梅文鼎：兩位都是初期數學家。錫闡，江蘇人；一六八二年卒。文鼎，江西人；一六二一年卒。他們都是把那時歐洲新輸入的天文學數學研究得十分透徹，自己更發明許多新法，補西法所不及，或訂正他的錯誤。錫闡年壽短，著述較少，但他的曉庵新法在天文學上實有千古不磨的價值。文鼎壽八十九，著書八十餘種，中外著作家如此精勤博大者，實在少見。

(八)徐宏祖和顧祖禹：兩位是大地理家，都是江蘇人。宏祖一五八五年生，一六四〇年卒。禹一六八〇年卒。宏祖是一位探險大家，單身步行，把全個中國都走遍了。雲南四川的邊界，高來是一個「祕窟」，沒有人走過，舊地理書所講，純是捕風捉影。宏祖每遊一地，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後支節搜討。瀾滄江金沙江南，北盤江的發源，向來沒有人到過，經宏祖實地踏勘，然後南部各水的源流始行清晰。他所著徐霞客遊記，實是一部破天荒的地理書。

祖禹的地理學，是把地理和歷史合攏起來研究的，他一生也只著有一部書，名曰讀史方輿紀要。這部書卻是從二十九歲起到五十歲，沒有一天停工，纔始做成。這部書把全國山川形勢說得瞭如指掌，對於軍事地理方面，尤為詳盡。

(九)萬斯同和戴名世：兩位都是大史學家。斯同，浙江人，一七〇二年卒。名世，安徽人，一七一三年卒。斯同是黃宗羲的門生，著有明史稿五百卷，現在二十四史裏頭的明史，就是用他的底稿。其他關於史學的著作還很多。名世也是要獨力私著一部明史，因為著作裏頭犯了謫

洲朝廷忌諱，政府把他殺死，連許多史稿也燒了。但他所論作史方法的文章，還流傳下來，是永遠有價值的。

(十)方以智和劉獻廷：兩位都是創造新字母的人。以智，安徽人，大概一六七〇年還生存。他反抗滿洲，跟着明朝最末的一位皇帝在雲南地方十幾年。他是近代研究中國文字學的頭一個人，專從發音上研究，把歷代話語的變遷和各地地方方音的變遷，都研究出許多原則來。他主張仿歐洲的拼音文字，造出一種新字母來替代漢字。獻廷，北京人，一六四八年生，一六九五年卒。他沒有看見以智的書，卻是和他一樣見解，也造有一副新字母，他的學問，方面很多，歷史、地理尤其專長。

(十一)德清和智旭：兩位都是浙江的和尚。德清一六二三年卒。智旭一六五五年卒。前一年的佛教徒，純屬「禪宗」一派。什麼經典都不研究，專講頓悟。有些假託的人，連一切戒律都破掉了，弄得佛教很腐敗。他兩位提倡「淨土宗」，算是佛門下的「清教徒」，又注重研覽經典，把許多部重要佛書都注釋一番，替本期佛教開一新局面。

(十二) 孔尚任和曹雪芹：兩位都是大文學家。尚任，山東人，孔子後裔。他著有一部歷史劇，名曰桃花扇，通共四十幕。專敘明末南京情事，極悲壯，極哀豔。雪芹，北京人。著有一部空前絕後的好小說，名曰紅樓夢，通共一百二十回。寫一對青年男女因為婚姻不自由而犧牲性命的，帶着描寫滿洲閩人社會生活狀況，曲折盡致。因為他文章太好了，二百餘年，成了人人共讀的作品。

以上所講十二類二十四個人，大概可以代表那時候思想界的全部了。其餘各方面人物尚多，不能全述。哦！我看，這一百年是我們學術史最有價值時代，除卻第一期——孔孟生時，像是沒有別個時代比得上他。

四

以上所講，是第六期三百年間第一個一百年的思想界狀況。後二百年，都是從此演生出來。第二個一百年，因為滿洲政府壓制思想自由，把許多學派都壓住了。學者專向考證古典方面工作，但都是應用先輩的研究方法，把中國舊文獻整理出來的不少。這種工作的價值是永遠

存在的。

第三個一百年的末期——即最近三十年間，第一個一百年的思想，全部復活。頭一件：他們消極的和滿洲人不合作的態度，到這時候變為積極的，卒至推翻清朝建設民國。第二件：他們的學問種類和做學問方法，因為歐洲文化輸入，重新發生光彩，越發向上進。

現在又是第七期的黎明時代了，我希望我們黎明運動的成績，比先輩更勝一籌！

一四 戴震 原善上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見乎天道，是謂「順」；實之昭爲明德，是謂「信」；循之而得其分理，是謂「常」。「道」，言乎化之不已也；「德」，言乎不可渝也；「理」，言乎其詳緻也；「善」，言乎「知常」。「體信」，「達順」也。「性」，言乎本天地之化，分而爲品物者也。限於所分，曰「命」；成其氣類，曰「性」；各如其性，以有形質，而秀發於心，徵於貌色聲，曰「才」。資以養者存乎事；節於內者存乎能；事能殊致存乎才；才以類別存乎性。有血氣斯有心知，天下之事能於是乎出；君子是以知人道之全於性也。呈其自然之符，可以知始；極於神明之德，可以知終。由心知而底於神明，以言乎事，則天下歸之仁；以言乎能，則天下歸之智。名其不渝謂之信，名其合變謂之權，言乎

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輪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泐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智通禮義，以遂天下之情，備人倫之懿，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同於生生條理則聖人之事。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下者成形質以往者也，

形而上者陰陽鬼神胥是也，體物者也。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洪範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之成形質者，則器也；其體物者道也；五行陰陽得之而成性者也。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善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懿德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而辨其資始曰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欲不失之私則仁，覺不失之蔽則智，仁且智，非有所加於事能也，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

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一善，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相生養之道，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能事，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氣化之於品物，可以一言盡也。生生之謂歟！觀於生生，可以知仁；觀於其條理，可以知禮。失條理而能生生者，未之有也。是故可以知義。禮也，義也，胥仁之顯乎！若夫條理得於心，其心淵然而條理，是爲智。智也。

者，其仁之藏乎！生生之呈其條理，顯諸仁也；惟條理是以生生，藏諸用也，顯也者，化之生於是乎見，藏也者，化之息於是乎見。生者至動而條理也，息者至靜而用神也。卉木之株葉華實，可以觀夫生；果實之自全其生之性，可以觀夫息。是故生生之謂仁，元也；條理之謂禮，亨也；察條理之正而斷決於事之謂義，利也；得條理之準而藏主於中之謂智，貞也。

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權由斯而出。盡是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賢聖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然之符，精之以

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記又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之得於天也一本，既曰血氣心知之性，又曰天之性，何也？本陰陽五行以爲血氣心知，方其未感，湛然無失，是謂天之性，非有殊於血氣心知也。是故血氣者天地之化，心知者天地之神，自然者天地之順，必然者天地之常。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存乎材質所自爲謂之性，如或限之謂之命。存乎材質所自爲也者，性則固性也，有命焉，君子不以性而求逞其欲也；如或限之也者，命則固命也，有性焉，君子不以命而自委棄也。

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五行陰陽之成性也，純懿中正，本也。由是兩事能莫非道義，無他焉，不失其中正而已矣。民不知所以存之，故君子之道鮮矣。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莫非天道也，其曰天命何也？記有之：「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言分於五行陰陽也。天道，五行陰陽而已矣。分而有之以成性，由其所分，限於一曲，惟人得之也全。曲與全之數，到之於生初。人雖得乎全，其間則有明闇厚薄，亦往往限於一曲。而其曲可全，此人性之與物性異也，言乎其分於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耳目百體之欲，求其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人道之有生，則有養也。仁以生萬物，禮以定萬品，義以正萬類，求其故，天地之德也，人道所由立也，咸出於性，故曰：「率性之謂道。」五行陰陽者，天地之事能也，是以人之事能與天地之德協，事與天地之德協，而其見於動也，亦易與天地之德違，則遂己之欲，傷於仁而爲之；從己之欲，傷於禮義而

爲之，能與天地之德協，而其有所倚而動也亦易遠，於天地之德，則以爲仁，害禮義而有不覺，以爲禮義，害仁而有不覺，皆道之出乎身，失其中正也。君子知其然，精以察之，使天下之欲一於仁，一於禮義，使仁必無憾於禮義，禮義必無憾於仁，故曰：「修道之謂教。」

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是以親親，義是以尊賢，禮是以有殺有等。仁至則親親之道得，義至則尊賢之道得，禮至則於有殺有等，各止其分，而靡不得。修身以道，道出於身也；修道以仁，三者至，夫然後道得也。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也者，以言乎乾道，生也，仁也，簡也者，以言乎坤道，條理也，智也。仁者無私，無私則猜疑悉泯，故易知。易知則有親，有親則可久，可久則賢人之德，非仁而能若是乎！智者不鑿，不鑿則

行所無事，故易從。易從則有功，有功則可大，可大則賢人之業，非智而能若是乎！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於仁無不盡也，於禮義無不盡也。

【題義】

休寧戴震，字慎修，一字東原，生清代雍乾之世，適當有清文化昌明之期。少嘗從婺源江永慎修聞學，以舉人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其爲學也，不專如宋儒之空言義理，而必求之於古經故訓，典章文物之可考而明者。又不囿於漢儒之固閉守殘，拘於瑣碎，而必有以通乎聖人之用心，故先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以通六經之語言，灼然知古今治亂之原，轉而求之性與天道之傳，乃益確切而著明，較然非沈沒於釋老者所得而淆亂也。其初欲爲七經小記，提綱挈要，洞幽識玄，以建立治經之端委，乃發爲原善之篇，繼又廣之爲三卷，又著緒言三卷，晚乃定名爲孟子字義疏證。茲節錄其一東原之文，猶其治學極謹嚴有度，驟視之，若艱澀不可卒讀，然援據賅博，析理甚精，此文蓋鎔貫易傳禮記，專以儒家之義，說明性道本原，縷割絲分，擘肌入理，須沈心靜慮讀之。

一五 章學誠 文史通義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

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註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旣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

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

至於官師既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緇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

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同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並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

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題義】

會稽章學誠實齋，乾隆時人，浙東學派之鉅子也。著有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及各地方志。浙東學派自南宋以來，即以考校歷代典章文物制度，倡爲經世之學。歷宋元明至清初而大盛。實齋更樹立六經皆史之說，以爲詩書六藝，皆三代盛時典章法度，非聖人一家之私言也。本文卽發揮此義，蓋以對當世今文學者公羊家言，主張孔子託古改制者而發。

一二六 章學誠 文史通義 詩教上

周衰文幣，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

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

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

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敍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

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

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以是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禮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

「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

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學虞所衰之流別，甚且以蕭梁文

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而或以爲始於傅毅之徒，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啟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以稱述先王儆時君也。淮南賓客，梁苑辭人，原嘗中陵之盛譽也。東方司馬侍從於西京，徐陳應劉徵逐於鄴下，談天雕龍之奇觀也。遇有升沉，時有得失，畸才彙於末世，利祿萃其性靈，廊廟山林，江湖魏闕，曠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何從。文人情深於詩騷，古今

一也。

「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其言信而有徵矣。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何謂也？」

曰：「古未嘗有著述之事也。官師守其典章，史臣錄其職載，文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萬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備矣。是故聖王書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而以文字爲一人之著述者也。道不行而師儒立其教，我夫子之所以功賢堯舜也。然而『予欲無言』，『無行不與』，『六藝存周公之舊典』，夫子未嘗著述也。論語記夫子之微言，而曾子子思俱有述作之垂訓，至孟子而其文然後闕肆焉。著述至戰國而始專之明驗也。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兵家之有太公陰符，醫家之有黃帝素問，農家之有神農野老，先儒以謂後人僞撰，而依託乎古人，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則亦有所未盡也。蓋末數

小技，造端皆始於聖人。苟無微言要旨之授受，則不能以利用千古也。三代盛時，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傳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嘗得見其書也。至戰國而官守師傅之道廢，通其學者，述舊聞而著於竹帛焉。中或不能無得失，要其所以自不容遽昧也。以戰國之人而述黃農之說，是以先儒辨之文辭而斷其僞託也，不知古初無著述，而戰國始以竹帛代口耳，實非有所僞託也。然則著述始專於戰國，蓋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爲文辭，而文辭不能不生其好尚。後人無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辭焉。然猶自命爲著述，是以戰國爲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已兆於戰國也。

【題義】

此論文章之源出於六藝，雖與劉勰顏之推所見大抵相同，而樹義甚堅，立言無破，則又過之。且以著述之專，盛於戰國，旁證六經皆史，非聖人之私言，與前義一貫。其所以主張戰國之文出於詩教

者蓋詩以言志，詩以達情，詩以見意，固文學之正宗而不容或祕者也。自詩亡而春秋作，諸子以道義學術爭鳴於時，自詩亡而辭賦之學興，襲縱橫者益擴爲奇麗淫侈之習。章實齋謂「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良有以也。

【附一〇】

梁啓超 清代思潮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簡單言之，則對於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而以「復古」爲其職志者也。其動機及其內容，皆與歐洲之「文藝復興」絕相類。而歐洲當「文藝復興期」經過以後所發生之新影響，則我國今日正見端焉。其盛衰之跡，恰如前節所論之四期。

其啓蒙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顧炎武、胡渭、閻若璩也。其時正值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習於「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繫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而若璩辨僞經，喚起「求真」觀念；

謂攻「河洛」掃空架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同時對於明學之反動，尙有數種方向：其一，顏元李等一派，謂「學問固不當求諸冥想，亦不當求諸書冊，惟當於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劉 獻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處亦略近於此派。其二，黃宗羲 萬斯同一派，以史學爲根據，而推之於當世之務。顧炎武所學，本亦具此精神，而黃萬輩規模之大不逮顧，故專向此一方面發展。同時顧祖禹之學，亦大略同一選路，其後則衍爲全祖望 章學誠等，於清學爲別派。其三，王錫闡 梅文鼎一派，專治天算，開自然科學之端緒焉。此諸派者，其研究學問之方法，皆與明儒根本差異。除顏 李一派中絕外，其餘皆有傳於後，而顧闈 胡尤爲「正統派」不祧之大宗。其猶爲舊學，堅守殘墨，效死勿去者，則有孫奇逢 李中孚 陸世儀等，而其學風已由明而漸返於宋。即諸新學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跡猶不少。故此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且漸復於漢唐。

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則惠棟 戴震 段玉裁 王念孫 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統派。試舉啓蒙派與正統派相異之點：一，啓蒙派對於宋學，一部分猛烈攻擊，而仍因襲其一部分；正統派則自固壁壘，將宋學置之不議，不論之列。二，啓蒙派抱通經致用之觀念，故喜言成敗得失經世之務；正統

派則爲考證而考證，爲經學而治經學。正統派之中堅，在皖與吳；開吳者惠，開皖者戴。惠棟受學於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聲，余蕭客，而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學於江永，亦事棟以先輩禮。震之在鄉里，衍其學者，有金榜，程瑤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壘，春喬——等。其教於京師，弟子之顯者，有任大椿，盧文弨，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念孫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孫引之最能光大震學，世稱戴，段二王焉。其實清儒最惡立門戶，不喜以師弟相標榜，凡諸大師皆交相師友，更無派別可言也。惠，戴齊名，而惠尊聞好博，戴深刻斷制；惠，戴「述者」，而戴則「作者」也。受其學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異，故正統派之盟主必推戴。當時學者承流向風，各有建樹者，不可數計。而阮元，王昶，紀昀，畢沅輩，皆處貴要，傾心宗向，隱若護法，於是茲派稱全盛焉。其治學根本方法，在「實事求是」，「無微不至」；其研究範圍，以經學爲中心而衍及小學，音韻，史學，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輯逸等等。而引證取材，多極於兩漢，故亦有「漢學」之名。當斯時也，學風殆統於一。啓蒙期之宋學殘績，僅有所謂古文家者，假「因文見道」之名，欲承其統，時與漢學爲難。然志力兩薄，不足以張其軍。

其蛻分期運動之代表人物，則康有為、梁啟超也。當正統派全盛時，學者以專經爲尙，於是有莊存與始治春秋公羊傳有心得，而劉逢祿、龔自珍最能傳其學。公羊傳者，「今文學」也。東漢時，本有「今文」「古文」之爭甚烈；詩之毛傳、春秋之左傳及周官皆晚出，稱「古文」，學者不信之。至漢末而古文學乃盛。自閻若璩攻偽古文尙書得勝，漸開學者疑經之風。於是劉逢祿大疑春秋左氏傳，魏源大疑詩毛氏傳，若周官則宋以來固多疑之矣。康有為乃綜集諸家說，嚴重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偽造。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皆在所排擊。則所謂復古者，由東漢以復於西漢。有爲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說，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託，而先秦諸子亦罔不「託古改制」，實極大膽之論。對於數千年經籍，謀一突飛的大解放，以開自由研究之門。其弟子最著者，陳千秋、梁啟超。千秋早卒，啟超以教授著述大弘其學。然啟超與正統派因緣較深，時時不嫌于其師之武斷，故末流多有異論。頗失「爲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而轉成爲歐西思想輸入之引導。

濟學之蛻分期同時卽其衰落期也。顧闈胡惠戴段二王諸先輩，非特學識淵粹卓絕，卽行誼

亦至狷潔。及其學既盛，舉國希聲附和，浮華之士亦競趨焉，固已漸爲社會所厭。且茲學華華諸大端，爲前人發揮略盡。後起者率因襲補苴，無復創作精神。卽有發明，亦皆末節。漢人所謂碎義逃難也；而其人猶自倨貴，儼成一種「學閥」之觀。今古文之爭起，互相詆誣，缺點益暴露。海通以還，外學輸入，學子憬然於筮舊之非計，相率吐棄之，其運命自不能以復久延。然在此期中，猶有一二大師焉，爲正統派死守最後之壁壘，曰俞樾，曰孫詒讓，皆得統於高郵王氏。樾者書惟二三種精絕，餘乃類無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徵也。詒讓則有醇無疵，得此後殿，清學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過其師，然亦以好談政治，稍荒厥業。而續谿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

綜觀二百餘年之學史，其影響及於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於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於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於許鄭而得解放；第四步復先秦之古，對於一切傳注而得解放。夫既復先秦之古，則非至對於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則科學的研究精神實啓之。今清學固衰落矣，

「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勢之必然，亦事之有益者也，無所容其痛惜留戀。惟能將此研究精神轉用於他方面，則清學亡而不亡也矣。

